

明紀

冊
三



明紀卷五十五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補纂

莊烈紀四

起崇禎十一年戊寅訖崇禎十三年庚寅凡三年

十一年春正月戊辰就撫於隨州頓首熊文燦前曰愚民犯不義且十載賴公湔洗更生願悉衆入軍籍身隸麾下盡死力文燦大喜慰撫之署爲守備令隸良玉軍 丁丑洪承疇及曹變蛟等回軍擊賊於梓潼斬首五百餘級四川總兵官羅尙文及安縣副使吳麟瑞亦大破過天星等賊走還陝西 左良玉陳洪範大破賊於鄖西張獻忠假官軍旗號襲南陽屯於南關良玉適至疑而急召之獻忠倉皇走前鋒羅岱射之中額良玉追及揮刀擊之面流血獻忠幾被禽其部下救以免遂逃至穀城 孫應元黃得功周遇吉大破賊舞陽光山固始間四日三捷斬首二千九百有奇 丁亥裁南京冗官 二月太子慈煇出閣 初侯恂坐豆屯事下獄帝欲重譴之刑部尙書

鄭三俊屢讞上不稱旨讒者謂恂與三俊皆東林曲法縱舍工部錢局有盜穴其垣命按主者罪三俊亦擬輕典帝大怒褫其官下吏應天府丞徐石麒適在京上疏力救忤旨切責 帝御經筵問保舉考選得失楊廷麟言保舉當嚴舉主如唐世濟王維章乃溫體仁王應熊所薦今二臣皆敗而舉主不問是連坐之法先不行於大臣欲收保舉效得乎庶子黃景昉言近日考選不公推官成勇朱天麟廉能素著乃不得與清華選又言鄭三俊四朝元老至清無儔不當久繫獄帝追論舊講官姚希孟請漕儲全折爲非黃道周聽未審謂帝將寬三俊念希孟也因言文震孟一生蹇直未蒙帷蓋恩天下士生如三俊歿如震孟希孟求其影似未可多得帝以所對失實責令回奏道周再奏再被詰至三奏乃已景昉復疏救三俊帝不納切責三俊欺罔以無贓私令出獄候訊 河南巡按御史張任學上疏極詆諸將請易武階親執干戈爲國平賊帝下吏兵二部及都察院議諸臣

以文吏無改武職者請仍以監軍御史兼總兵事帝不從甲辰命授
任學署都督僉事爲河南總兵官河南舊無總兵左良玉陳永福並
以客兵備援勦至是大將特設而麾下無一官兵部乃以署鎮許定
國兵授之使參將羅岱爲中軍岱健將任學倚以自彊 賊之再入
陝西也其渠魁號六隊者與大天王混天王爭管王四部連營東犯
慶陽寶雞孫傳庭方出扼商雒還軍戰於合水破走之獲大天王二
子追擊之延安會過天星混天星等從徽秦趨鳳翔偪澄城傳庭分
兵五道擊之楊家嶺黃龍山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大天王知二子
不殺遂降 張獻忠創甚不能戰其下饑困多散去獻忠窮蹙偵知
陳洪範隸熊文燦麾下大喜因遣間齎重幣獻洪範曰獻忠蒙公大
恩得不死公豈忘之耶願帥所部軍降以自效洪範亦喜爲告文燦
文燦許之湖廣巡按御史林鳴球僉事王瑞棨謀於左良玉將俟其
至執之文燦固以爲不可瑞棨言賊以計愚我我不可爲所愚今良

玉及諸將賈一選周仕鳳之兵俱在近境誠合而擊之何患不捷文
燦怒責以撓撫局瑞梅曰賊未創而遽撫彼將無所懼惟示以必勦
之勢乃心折不敢貳非相撓實相成也文燦不從獻忠遂踞穀城處
其衆於四郊河南湖廣賊十五家惟獻忠最狡黠驍勅次則羅汝才
國能獻忠既降餘賊大譟而去改稱十三家汝才及李萬慶馬光玉
馬進忠惠登相賀一龍賀錦藺養成順天順義王九家最著一龍稱
革裏眼錦稱左金王養成稱亂世王者也是時賊勢頗衰文燦擁兵
德安不敢擊 三月戊寅賀逢聖致仕 楊嗣昌以滅賊踰期疏引
罪薦人自代帝不許而命察行間功罪嗣昌言洪承疇專辦秦賊賊
往來秦蜀自如勦撫俱無功不免於罪熊文燦兼辦江北河南湖廣
賊撫劉國能張獻忠戰舞陽光山勦撫俱有功應免罪諸巡撫則河
南常道立湖廣余應桂有功陝西孫傳庭山西宋賢山東顏繼祖保
定張其平江南張國維江西解學龍浙江喻思恂有勞鄖陽戴東旻

無功過鳳陽朱大典安慶史可法宜策勵圖功總兵則河南左良玉
有功陝西曹變蛟左光先無功山東倪寵江北牟文綬保定錢中選
有勞無功河南張任學寧夏祖大弼無功過承疇宜遣代因軍民愛
戴請削宮保尙書以侍郎行事變蛟光先貶五秩與大弼期五月平
賊踰期并承疇逮治大典貶三秩可法戴罪自贖議上帝悉從之嗣
昌終右文燦文燦實不知兵旣降國能獻忠謂撫必可恃嗣昌亦陰
主之所請無不由徇自是不復言十面張網之策矣 總督貴湖雲

川廣兼巡撫貴州少保尙書朱燮元卒燮元鎮西南久軍資贖鍰歲
不下數十萬皆籍之於官治事明決軍書絡繹不假手幕佐行軍務
持重謀定後戰尤善用間使人各當其才犯法卽親愛必誅有功廝
養不遺賞也禦蠻以忠信不妄殺苗民懷之 河南人據塢壁自保
者數十賊悉摧破之踞息縣光州磔人投汝水水爲赤張任學不能
大創也馬進忠西走潼關李萬慶馬光玉賀一龍順義王九條龍衆

十餘萬萃麻城黃安巡撫湖廣都御史余應桂諭降光玉一龍未至而遣將擊順天王等於黃福店賊遂走黃安會熊文燦至麻城應桂請協擊不從賊復東走江北爲左良玉所扼折而走廣濟蘄水李自成自洮州軼出番地洪承疇令曹變蛟賀人龍追之連戰斬首六千七百有奇番地乏食賊多死亡變蛟轉戰千里身不解甲者二十七晝夜自成引餘賊入塞祖大弼駐洮州扼戰不力賊走入岷州及西和禮縣山中賊犯延安孫傳庭策鄜州西合水東三四百里皆荒山邃谷賊入當自斃乃帥標兵自中部遏其東檄曹變蛟自慶陽拒其西伏兵三水淳化間賊饑出掠食則大張旗幟鳴鼓角以邀之一日馳二百五十里賊大驚西奔至職田莊遇伏而敗復走寶雞取棧道再中伏大敗折而走隴州關山道又爲伏兵所挫三敗賊死者無算過天星混天星並降捷聞帝大喜先敘澄城之捷命加傳庭部銜楊嗣昌格不奏夏四月辛丑熊文燦受張獻忠降於穀城王瑞

桷列上從征歸農解散三策文燦不用瑞桷自爲檄諭獻忠獻忠恃
文燦庇不聽 穀城知縣阮之鈿上疏言獻忠虎踞邑城其謀叵測
所要求之地實兵饟取道咽喉秦蜀交會脈絡今皆爲所據奸民甘
心效用善良悉爲迫脅臣守土牧民之官至無官可守無民可牧庫
藏殫虛民產被奪無賦可徵各雖縣令實贅員爾乃廟堂之上專主
撫議臣愚妄謂撫勦二策可合言未可分言致損國威而挫士氣時
不能用 黃應恩悍戾溫體仁張至發輩倚任之恃勢恣橫及爲正
字不當復爲東宮侍書恐帝與太子開講同日也張至發不諳故事
令兼之應恩不能兼講官撰講義送應恩繕錄拒不納楊士聰論之
至發揭請其疏士聰復上書閣中極論其事至發終庇應恩會復故
總督楊鶴官許給誥命應恩當撰文因鶴子嗣昌得君力爲洗雪忤
旨將加罪至發擬公揭救同官孔貞運傳冠曰曩許士柔事吾輩未
嘗救獨救應恩何也至發拂然曰公等不救我自救之連上三揭帝

不聽特降諭削應恩籍嗣昌疏救亦不聽無何大理寺副曹荃發應恩賊請事詞連至發至發憤連疏請勘帝雖優旨褒答卒下應恩獄至發乃具疏自謂當去者三而未嘗引疾戊申得旨回籍調理至發頗清彊起自外吏諸翰林多不服又始終惡異己不能虛公延攬帝亦惡其洩漏機密聽之去 熒惑守尾百餘日己酉退行尾八度揜於月越十九日退尾入心 宣大總督盧象昇疏救鄭三俊會孔貞運爲首輔復揭救三俊及錢謙益乃許三俊配贖謙益削籍瞿式耜贖徒 五月癸亥朔策試考選官於中左門親定之下輔臣再閱孔貞運薛國觀有所更迨命下閣擬悉不從先是田維嘉等擬授王章任濬涂必泓李嗣京主事章等欲疏辨憚爲首獲罪李士淳者耄矣四人不告而首其名士淳知之懼且怒與章等大詬而帝知維嘉有私詔許五人與考又以爲首者必良士也故擢士淳編修章等皆御史 帝以火星逆行諭廷臣修省時政尙綜覈中外爭爲深文以避

罪東廠緝事尤冤濫而詔有哀懇上帝語中書舍人陳龍正讀之泣
上養和好生二疏略曰回天在好生好生無過減死皋陶贊舜曰罪
疑惟輕是聖人於折獄不能無失也蓋獄情至隱人命至重故不貴
專信而取兼疑不務必得而甘或失臣居家所見聞四方罪犯無甚
窮凶奇謀者及來京師此等乃無虛月且罪案一成立就誅磔亦宜
有所懲戒何犯者若此纍纍臣願陛下懷帝舜之疑寧使聖主有過
仁之舉臣下獲不經之愆蓋陰指東廠事也越數日帝諭提督王之
心不得輕視人命大理寺副高倬以刑獄繁滋法官務停閣請敕諸
司剋期奏報刑部尙書劉之鳳言自今獄情大者一月奏斷小者半
月賊重人犯結案在數年前者大抵本犯無髓可敲戚屬亦無脂可
吸祈悉宥免全好生之仁從之然之鳳雖爲此奏其後每上獄詞帝
必嚴駁之鳳懼甚諸司呈稿輒遲疑不敢遽發 流賊旣大熾朝廷

又有東顧憂楊嗣昌陰主款議適太陰掩熒惑嗣昌歷引前史以進

蓋爲互市地也何楷疏駁之言嗣昌引漢建武款塞事欲借以申市
賞之說引唐元和田興事欲借以申招撫之說引宋太平興國連年
兵敗事欲借以申不用兵之說徒巧附會耳至永平二年馬皇后事
更不知指斥安在給事中錢增南京御史林蘭友亦先後言其非皆
不問 六月癸巳安民廠災壞城垣傷萬餘人 兩畿山東河南大
旱蝗 帝之考選也以所擇十八卷下部議行適新御史郭景昌等
謁孔貞運於朝房貞運言所下諸卷說多難行景昌與辨退卽上疏
劾之帝奪景昌俸貞運遂引疾壬寅致仕 程國祥以度支益匱四
方奏報災傷者相繼建議借都城貨舍一季租可得五十萬帝遂行
之勛戚奄豎悉隱匿不奏所得僅十三萬而怨聲載途然帝由是眷
國祥 孫應元黃得功周遇吉破賊新野又大破之遂平解其圍斬
獲三千有奇時十三家賊聚南陽熊文燦在裕州下令殺賊者償死
賊不肯從則齎金帛酒牢犒之名曰求賊帝詔得狀曰文燦大言無

實給事中李清論其失策清春芳元孫也 熊文燦檄諸道兵合擊

賊於茶山賊逸於余應桂所分地文燦劾應桂後期誤軍楊嗣昌以
應桂曾劾其父奏逮之應桂乃陳撫勦始末白己無罪言初撫劉國
能其黨李萬慶等諸大賊盡走泌陽棗陽臣以爲兵勢方盛宜乘此
追勦文燦不聽自此機一失賊走西而文燦東致張獻忠攻陷穀城
以要撫李萬慶五部得收餘燼勢復振迨賊西潰後又遮飾上聞妄
報斬級文燦辦賊之策曰先撫後勦乃茶山不效麻安又不效一遣
使招賀一龍而使者被殺一遣使招李萬慶運椒鹽魚肉與通市而
賊反因之焚掠天下有如是撫法乎其一切軍需悉取於所歷之有
司名曰借辦致城市空虛子遺盡絕文燦至麻城民不堪淫掠欲焚
其署始踉蹌而走文燦在蘄水其兵殺鄉民報捷民環哭竟不敢治
一兵麻城文燦壻家也蘄水文燦家園也而猶如是餘可知矣是以
十三家之賊蹂躪南陽汝寧如履無人之境文燦駐宛洛已久調度

不聞天下有如是勦法乎獻忠在穀城招納亡命買馬置器人人知其叵測文燦顧欲借之爲前茅遣官調之非惟不應復留解饜之官求總兵湖廣今已造浮橋跨漢水矣文燦前旣誇張而敘功後復掩匿而不報可不謂欺君乎帝不省應桂逮至下獄初應桂貽書文燦言獻忠必反可先發圖之其書爲獻忠邏者所得獻忠騰牒鄖陽撫治戴東旻言撫軍欲殺我東旻以告文燦文燦再糾應桂應桂再疏辨帝卒遣應桂戍左光先自固原進兵賊已奔隴州清水光先追至秦州六隊及爭管王復走成縣階州爲曹變蛟所扼其別部號三隊及仁義王混天王降於光先而李自成六隊及其黨祁總管避秦兵復謀犯蜀參政樊一蘅偕副將馬科賀人龍拒之將還走階文及西鄉憚變蛟乃走漢中又爲光先所扼六隊祁總管皆降惟自成東遁自毛文龍據東江海疆賴之後陳繼盛黃龍沈世魁代其部下往往爲亂中朝素以縻饜爲憂及是島中無帥職方郎中趙光抃從

惠楊嗣昌撤之盡徙其民寧錦諸島一空二十年積患頓除而於邊計亦左焉 帝將增置閣臣出御中極殿召廷臣七十餘人親試之發策言天災頻仍今夏旱益甚金星晝現五旬四月山西大雪朝廷腹心耳目之臣務避嫌怨有司舉劾情賄關其心剋期平賊無功而勦兵難撤外敵生心邊饜日絀民貧既甚正供猶艱有司侵削百方如火益熱若何處置得宜禁戢有法卿等悉心以對會天大雨諸臣面對後漏已深終考者止三十七人顧帝意已定特假是爲名耳乙卯楊嗣昌程國祥禮部侍郎方逢年工部侍郎蔡國用俱禮部尙書大理寺少卿范復粹爲禮部侍郎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嗣昌仍掌兵部時劉宇亮爲首輔傅冠薛國觀次之又驟增五人國觀嗣昌最用事國祥委蛇其間自守而已國用望輕廷推不與特旨擢用五人中惟逢年翰林餘皆外僚帝欲閣臣通知六部事故每部簡一人刑部無人乃以復粹代之而宇亮則初由吏部也初

大清兵拔遷安逆案削籍侍郎郭鞏遁去後詣闕自言拒聘上所撰
卻聘書尙書梁廷棟論之鞏下獄坐死嗣昌巡撫山永鞏鄉人爲鞏
訟冤嗣昌以部民故聞於朝給事中姚思孝駁之嗣昌由是與東林
郟旣以奪情入閣會盧象昇丁外艱又奪情薦陳新甲代之少詹事
黃道周乃草三疏同日上之一劾嗣昌言陛下孝治天下搢紳家小
小勃谿猶以法治之奈何冒喪數倫獨謂無禁一論新甲言其守制
不終走邪徑托捷足一論遼東巡撫方一藻力詆和議之非道周亦
與廷推帝疑其以不用怨望而搢紳勃谿語欲爲鄭鄭脫罪遂下吏
部行譴嗣昌因言鄭杖母禽獸不如今道周又不如鄭且其意徒欲
庇凶徒飾前言之繆立心可知因自乞罷免帝優旨慰之修撰劉同
升言嗣昌縷經在身且入閣非金革比乃苟且富貴兼樞部以重綸
扉之權借綸扉爲解樞部之漸和議自專票擬由己與方一藻高起
潛輩扶同罔功掩敗爲勝若附和黨比嗣昌得罪名教臣亦得罪名

教矣編修趙士春言陛下破格奪情曰人才不足故耳不知人才所以不振正由愛功名薄忠孝致之且無事不講儲才有事輕言破格非用人無弊之道也臣敢背家學負明主視綱常掃地哉二疏入帝大怒而何楷林蘭友亦抗疏詆斥嗣昌秋七月召內閣及諸大臣於平臺并及道周帝與諸臣語所司事久之問道周曰凡無所爲而爲者謂之天理有所爲而爲者謂之人欲爾三疏適當廷推不用時果無所爲乎道周對曰臣三疏皆爲國家綱常自信無所爲帝曰先時何不言對曰先時猶可不言至簡用後不言更無當言之日帝曰清固美德但不可傲物遂非且惟伯夷爲聖之清若小廉曲謹是廉非清也時道周所對不合指帝屢駁道周復進曰惟孝弟之人始能經綸天下發育萬物不孝不弟者根本旣無安有枝葉嗣昌出奏曰臣不生空桑豈不知父母顧念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君臣固在父子前況古爲列國之君臣可去此適彼今則一統之君臣無所逃於天地

之間且仁不遺親義不後君難以偏重臣前四疏力辭意詞臣中有如劉定之羅倫者抗疏爲臣代請得遂臣志及抵都門聞道周人品學術爲人宗師乃不如鄭鄭臣始歎息絕望帝曰然朕正擬問之乃問道周曰古人心無所爲今則各有所主故孟子欲正人心息邪說古之邪說別爲一教今則直附於聖賢經傳中係世道人心更大且爾言不如鄭鄭何也對曰匡章見棄通國孟子不失禮貌臣言文章不如鄭帝曰章子不得於父豈鄭杖母者比爾言不如豈非朋比道周曰衆惡必察帝曰陳新甲何以走邪徑託捷足且爾言輒美容悅叩首折枝者誰耶道周不能對但曰人心邪則行徑皆邪帝曰喪固凶禮豈遭凶者卽凶人盡不祥之人道周曰古三年喪君命不過其門自謂凶與不祥故軍禮鑿凶門而出奪情在疆外則可朝中則不可帝曰人既可用何分內外道周曰我朝自羅倫論奪情前後五十餘人多在邊疆故嗣昌在邊疆則可在中樞則不可在中樞猶可在

政府則不可止嗣昌一人猶可又呼朋引類竟成一奪情世界益不可帝又詰問久之帝曰少正卯當時亦稱聞人止因言僞而辨行僻而堅不免聖人之誅今人多類此道周曰少正卯心術不正臣心正無一豪私帝怒有間命出候旨道周曰臣今日不盡言臣負陛下陛下今日殺臣陛下負臣帝曰爾一生學問止成佞耳叱之退道周叩首起復跪奏臣敢將忠佞二字剖析言之夫人在君父前獨立敢言爲佞豈在君父前讒詔面諛爲忠耶忠佞不別邪正淆矣何以致治帝曰固也非朕漫加爾以佞但所問在此所答在彼非佞而何再叱之退顧嗣昌曰甚矣人心媮薄也道周恣肆如此其能無正乎乃召文武諸臣咸聆戒諭而退是時帝憂兵事謂可屬大事者惟嗣昌破格用之道周守經失帝意及奏對又不遜帝怒甚欲加以重罪憚其名高未敢決會將予同升士春重譴而部擬道周譴顧輕嗣昌懼道周輕則論己者將無已時亟購人劾道周者刑部主事張若麒謀改

兵部遂上疏醜詆道周帝卽傳諭廷臣毋爲道周劫持相朋黨凡數百言乙丑貶道周六秩爲江西按察司照磨同升福建按察司知事士春廣東布政司照磨檟南京國子監丞蘭友浙江按察司照磨而若麒果得兵部同升應秋子士春用賢孫也已而南京御史成勇言嗣昌清議不畏名教不畏萬世公議不畏臣竊爲青史慮帝得疏大怒逮勇訊治詰主使勇獄中上書言臣十二年外吏數十日南臺無權可招無賄可納不知有黨帝益怒戍勇寧波衛范景文倡錢春等疏救道周等帝詰主謀景文自引罪且以衆論僉同爲言亦削籍先是嗣昌疏請撫流寇有樂天者保天下及善戰服上刑語禮部侍郎顧錫疇言其稱引不倫與嗣昌大忤及嗣昌秉政爲諸詞臣所攻頗疑錫疇會駙馬都尉王昺有罪錫疇擬輕典嗣昌構之遂削其籍

河南總兵官張任學督羅岱等赴羅山合左良玉軍擊羅汝才李萬慶及紫薇星順義王大敗之追奔五十里斬首一千四百有奇獲黑

虎狼滿天星賊奔遂平 八月戊戌以災異屢見齋居永壽宮諭廷
臣修省 癸丑傳冠致仕 戊午停刑 河南賊十三部驅宛洛之
衆箕張而西窺潼關聯營數十里孫傳庭計曰天下大寇盡在此矣
我出擊其西總理擊其東賊不降則滅此賊平天下無賊矣張獻忠
卽狙伏無能爲也遂引兵東大敗賊閔鄉靈寶山間貫其營而東復
自東以西賊窘甚以熊文燦招降手諭上言旦夕且降傳庭曰爾曹
日就熊公言撫而日攻堡屠寨不已是僞也降卽解甲來有說卽非
真降吾明日進兵矣明日擐甲而出得文燦檄於途中曰毋妬我撫
功又進得楊嗣昌手書亦云傳庭怏怏撤兵還然賊迄不就撫移瞰
商維文燦悔期傳庭夾擊屬吏王文清等三戰三敗之賊乃走自陝
州犯襄陽傳庭旣屢建大功其將校數奉旨優敘嗣昌務抑之不爲
奏傳庭懇請上其籍於部嗣昌曰需之 九月陝西山西旱饑 熊
文燦次襄陽賊分踞鄖襄諸險諸將請戰文燦議分兵盧九德曰兵

分則力弱一失利全軍搖矣莫若厚集其力而合擊之衆曰善乃以僉事張大經監左良玉陳洪範軍以通判孔貞會監副將龍在田軍戰於雙溝營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羅汝才惠登相帥九營走均州李萬慶帥三營走光固時馬進忠寇開封至瓦子坡羅岱奮擊之賊盡棄輜重遁入大隗山獲其妻子 總督宣大山西兵部尙書盧象昇上疏乞奔喪令席喪候代陳新甲在遠未卽至辛巳我

大清兵入牆子嶺青山口總督薊遼侍郎吳阿衡方醉不能軍敗死副總兵魯宗文力戰死

大清兵毀正關至營城石匣駐於牛蘭癸未京師戒嚴召象昇及宣府總兵官楊國柱大同總兵官王樸山西總兵官虎大威又召洪承疇孫傳庭及曹變蛟左光先賀人龍等俱帥師入衛象昇麻衣草履誓師及郊馳疏言臣非軍旅才愚心任事誼不避難但自臣父奄逝長途慘傷潰亂五官非復昔時兼以草土之身踞三軍上豈惟觀瞻

不聳尤虞金鼓不靈已聞高起潛亦衰經臨戎象昇謂所親曰吾三人皆不祥之身也人臣無親安有君樞輔奪情亦欲予變禮以分讐耶處心若此安可與事君他日必面責之時嗣昌起潛主和議象昇聞之頓足歎曰予受國恩恨不得死所有如萬分一不幸寧捐軀斷脰耳冬十月癸巳帝召對於武英殿問方略象昇對曰臣主戰帝色變良久曰撫乃外廷議耳其出與嗣昌起潛議象昇出議不合甲午括馬是日帝發萬金犒象昇軍三賜尙方劍與起潛分督天下援兵嗣昌送之屏左右戒毋浪戰象昇行次昌平帝復遣中官齎帑金三萬犒軍明日又賜御馬百太僕馬千銀鐵鞭五百象昇知帝意銳甚決策議戰疏請分兵嗣昌議宣大山西三帥屬象昇關寧諸路屬起潛象昇各督天下兵實不及二萬先是有瞽而賣卜者周元忠善遼人時遣之爲媾象昇次順義嗣昌至軍象昇字責之曰文弱子不聞城下盟春秋恥之而日爲媾長安口舌如鋒袁崇煥之禍其能免乎

嗣昌頰赤曰公直以尙方劍加我矣象昇言既不奔喪又不能戰齒劍者我也安能加人又言元忠講款往來非一日事始於薊門督監受成於本兵通國聞之誰可諱也嗣昌語塞而去又數日象昇會起潛安定門兩人各持一議新甲至昌平象昇分兵與之自將馬步軍列營都城外衝鋒陷陳軍律甚整 范淑泰言搜括借助不可行陛下方以清節風天下而乃條敘百官金錢於多寡之間是教之貪也又言彊兵莫如行法今之兵索饜則彊赴敵則弱殺良冒功則彊除暴安民則弱請明示法令諸將能用命殺賊者立擢爲大將否則死無赦無以降級戴罪徒爲不切身之痛癢帝是其言 李自成奔白水食盡洪承疇令曹變蛟窮追孫傳庭及副使黃綱調番兵設三覆於潼關之南原變蛟驅賊入伏大呼斫賊賊屍相枕籍村民用大棒擊逃者自成妻女盡失獨與劉宗敏田見數等十八騎潰圍遁竄商洛山中餘賊皆降 十一月癸亥日中有黑子及黑青白氣日入時

日光摩盪如兩日 羅汝才等既戰敗洪承疇孫傳庭入衛以爲討
己也懼率九營之衆叩太和山監軍太監李繼政乞降熊文燦許之
處汝才及一丈青小秦王一條龍四營於鄖縣惠登相及王國寧常
國安楊友賢王光恩五營於均州上言臣於李萬慶賀一龍馬光玉
及順天王主勦他皆主撫請赦汝才罪授之官帝可之汝才猶豫房
縣知縣郝景春單騎入其營偕汝才及其黨白貴黑雲祥敵血盟汝
才乃詣軍門降分諸營於竹谿保康上津而自與貴雲祥居房縣之
野汝才雖降不肯釋甲與張獻忠皆據邑自固獨劉國能受約束無
異志數從軍有功獻忠部賊時出行劫阮之鈿執之以告其營將始
猶稍置之法及再告皆不應曰官司不給饜耳得饜自止由是村民
徙亡殆盡賊遂掠及闐闐稍拒輒挺刃相向文燦令張大經鎮撫之
亦不能禁張任學以入衛道謁文燦言獻忠狼子野心終爲國患我
以勤王爲名出其不意可立縛也文燦不聽

楊嗣昌議增設總督

於保定巡撫於密雲詔廷臣舉堪任總督者御史葉紹容舉陳龍正不用嗣昌薦御史楊繩武召見繩武吐言如流畫地成圖帝偉之遂超擢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又超擢趙光抃僉都御史巡撫密雲時廷臣言兵者卽以爲知兵大者推督撫小者兵備一當事任罪累立至於是上下諱言兵章奏無敢及者給事中沈迅極言其弊乞敕巡臣五日內陳方略從之

大清兵薄都城按營不動衆莫測兵部主事孫嘉績曰此待後至者卽舉衆南下耳嘉績如游孫也越三日蒙古兵數萬果從青山口入大清兵卽日南下分三路一由涑水攻易一由新城攻雄一由定興攻安肅薄保定總兵官劉光祚堅守不攻而去丁卯攻高陽致仕大學士孫承宗率家人拒守

大清兵將引去繞城納喊者三守者亦應之二曰此城笑也於法當破圍復合戊辰城陷承宗被執望闕叩頭投繯而死年七十有六子

舉人鈐尙寶丞鑰官生鈔生員銓鎬從子鍊鏘及孫之沆之滂之潁之洁之灑從孫之澈之渼之泳之澤之渙之瀚皆戰死高起潛以聞帝嗟悼命所司優卹楊嗣昌薛國觀輩陰扼之但復故官予祭葬而已象昇由涿進據保定命諸將分道出擊大戰於慶都編修楊廷麟疏劾嗣昌言陛下有撻伐之心大臣無禦侮之才謀之不臧以國爲戲嗣昌及總督吳阿衡內外扶同朋謀誤國與高起潛方一藻倡和款議武備頓忘以至於此今可憂在外者三在內者五督臣盧象昇以禍國責樞臣言之痛心夫南仲在內李綱無功潛善秉成宗澤隕命乞陛下赫然一怒明正向者主和之罪俾將士畏法無有二心召見大小諸臣咨以方略諭象昇集諸路援師乘機赴敵不從中制此今日急務也嗣昌冀以和議紓外患而廷麟痛詆之嗣昌大恚詭薦廷麟知兵帝改廷麟兵部職方主事贊畫象昇軍巡撫山東都御史顏繼祖標下卒僅二千嗣昌檄令移駐德州濟南由此空虛止鄉兵

五百萊州援兵七百勢弱不足守巡按御史宋學朱左布政使張秉文副使周之訓翁鴻業參議鄧謙鹽運使唐世熊等議守城帝憂

大清兵深入大學士劉宇亮自請督察軍情帝喜戊子罷象昇戴罪立功命宇亮往代宇亮請督察帝忽改爲總督大懼與國觀嗣昌謀且具疏自言乃奪象昇尙書以侍郎視事而宇亮仍往督察各鎮勤王兵皆屬焉光扞雖文士有膽決其至密雲卽發監視中官鄧希詔奸謀帝召希詔還而令分監中官孫茂霖覈實茂霖爲希詔解光扞反得罪遣戍廣西 刑科奏摘參未完疏方逢年以犯贓私者人亡產絕親戚坐累幾同瓜蔓遂輕擬以上而帝意欲罪劉之鳳責逢年疎忽逢年引罪十二月庚子罷歸 劉之鳳屢疏謝病不許南京給事中荆可棟以貪墨被劾下部訊之鳳予輕比帝疑其受賄下之獄

河南巡撫常道立調左良玉兵於陝州賊乘盧氏虛遁入內鄉浙

川 盧象昇旣至保定巡撫張其平閉闔絕饜俄又以大同有警趣

象昇出關王樸方戰欒城東鹿間徑引兵歸象昇次宿三宮野外畿南三郡父老聞之咸叩軍門請象昇移軍廣順召集義師三郡子弟可得十萬毋徒以隻身就死象昇流涕謂之曰自予與賊角經數千百戰未嘗劓今者分疲卒五千大敵西衝援師東隔事由中制食盡力窮旦夕死矣無徒累父老爲也衆號泣雷動各攜斗粟饗軍或貽棗一升曰公賁爲糧象昇進師至鉅鹿賈莊高起潛擁關寧兵在雞澤距賈莊五十里而近象昇遣楊廷麟往真定轉饗又令乞援於起潛起潛不應師至蒿水橋遇

大清兵象昇將中軍虎大威帥左楊國柱帥右遂戰夜半鬻策聲四起辛丑旦騎數萬環之三匝象昇麾兵疾戰呼聲動天自辰迄未礮盡矢窮象昇奮身鬪後騎皆進手擊殺數十人身中四矢三刃遂仆游擊楊陸覬懼其屍被殘伏其上背負二十四矢以死裨將張巖僕顧顯者亦殉一軍盡覆大威國柱潰圍得脫起潛聞敗倉皇遁匿象

昇死狀不言嗣昌疑之有詔驗視廷麟得其屍戰場三郡之民間之
哭失聲順德知府于穎上狀嗣昌故斬之五十七日而後殮象昇少
有大志爲學不事章句居官勤勞倍下吏夜刻燭雞鳴盥櫛得一機
要披衣起立行之暇卽角射五十步外發必中愛才惜下如不及三
賜劍未嘗戮一偏裨死時年三十九久之贈太子少師兵部尙書賜
祭葬世廕錦衣千戶方象昇之戰歿也嗣昌遣邏卒俞振龍等察其
死狀振龍歸言象昇實死嗣昌怒鞭之三日夜振龍且死張目曰天
道神明無枉忠臣嗣昌意廷麟亦死及聞其奉使在外不懌者久之
初張若麒沈迅謀改兵部御史涂必泓疏沮之必泓廷麟同里也若
麒迅疑疏出廷麟指因與嗣昌比而構廷麟會廷麟報軍中曲折嗣
昌擬旨責以欺罔劉宇亮甫抵保定聞象昇戰歿過安平偵者報
大清兵將至宇亮急趨晉州避之知州陳宏緒閉門不納宇亮大怒
傳令箭亟納師宏緒卒不應宇亮馳疏劾之有旨逮治州民詣闕訟

冤宏緒得鐫級調用戊申孫傳庭爲兵部侍郎代象昇督諸鎮援軍
賜尙方劍陳新甲與傳庭相倚仗終不敢戰傳庭抵近郊與嗣昌不
協又與起潛忤被旨切責不得朝京師洪承疇至郊勞且命陞見傳
庭不能無失望大威國柱當坐罪宇亮傳庭皆言其身入重圍非臨
敵退卻者比乞令立功自贖帝不從卒解其任尋令從軍辦賊嗣昌
戒諸將毋輕戰諸將本恇怯悉藉口持重觀望於是畿輔諸郡悉被
兵長吏多望風遁失城四十有八嗣昌據軍中報請旨授方略比下
軍前則機宜已變進止乖違疆事益壞知州則深州孫士美知縣則
任邱白慧元慶都黃承宗靈壽馮登鰲文安王鑰蠡縣王采新河崔
賢鹽山陳誌固城王九鼎青縣張文煥興濟錢珍慶雲陳緘教諭則
鉅鹿唐一中訓導則蠡縣馮大緯吳橋劉廷訓臨城張純儒鄉官靈
壽則侍郎馬從聘員外郎耿蔭樓任邱則按察使李禎寧臨城則知
府喬若雯青縣則員外郎李崇德高陽則知縣魏克家皆死之士美

一家死者十三人慧元一門俱死從聘三子蔭樓子參皆從死禎宁家從死者亦數人事聞贈從聘兵部尙書諡介敏餘贈卹有差吳橋知縣李綦隆等十人棄城皆坐死嗣昌貶三秩戴罪視事山東告急嗣昌無以應起潛擁兵臨清不救顏繼祖屢請救祖寬倪寵劉澤清等赴援皆逗遛不進

大清兵徇下州縣十有六遂臨濟南張秉文等分門守死晝夜不解甲援兵竟無至者

十二年春正月乙未朔以時事多艱卻廷臣賀庚申

大清兵入濟南城德王由樞被執秉文戰死宋學朱周之訓鄧謙唐世熊及濟南知府苟好善同知陳虞孕通判熊烈獻歷城知縣韓承宣並死之兵部主事劉大年奉使道歷城亦抗節死秉文妻方妾陳並投大明湖死之訓闔門皆死謙族黨謙從死者四十餘人烈獻二子俱死承宣爨從孫也妻妾皆從死舉人劉化光及子舉人漢儀皆

力戰死戊辰宇亮傳庭會師十八萬於晉州不敢進游騎北抵兗州
知縣臨邑宋希堯博平張列宿荏平黃建極武城李承芳邱縣高重
光及恩縣故御史李應薦皆城破死之言官交章劾繼祖繼祖言臣
兵少力弱不敢居守德之功不敢不分失濟之罪請以爵祿歸朝廷
以骸骨還父母帝不從逮下獄丁丑改承疇總督薊遼傳庭總督保
定山東河南宇亮至天津憤諸將退避疏論之因及劉光祚逗遛狀
薛國觀方與嗣昌謀傾宇亮遽擬旨軍前斬光祚比旨下光祚適有
武清之捷宇亮乃繫光祚武清獄爲具疏乞宥繼上武清捷音國觀
乃擬嚴旨責以前後矛盾下九卿科道議僉謂宇亮玩弄國憲大不
敬宇亮疏辨部議落職閒住陳起新沈迅復重劾之改擬削籍二月
乙未帝罷宇亮令戴罪圖功事平再議光祚論死國觀遂爲首輔左
良玉帥降將劉國能入援詔還討河南賊命兵部授國能官錄其部
下將士曰張獻忠能立功視此良玉兵過壩頭河橋大掠盧九德以

聞詔令戴罪

大清兵北歸至渾河值水漲輜重難渡王樸曹變蛟等相顧不敢擊已變蛟及賀人龍戰太平砦北小有斬獲三月丙寅

大清兵出青山口畿輔解嚴巡按御史劉呈瑞劾陳新甲前後逗撓新甲歷陳功狀且言呈瑞挾讎帝不問給事中李希沆言聖明御極以來北兵三至己巳之罪未正致有丙子丙子之罪未正致有今日語侵嗣昌御史王志舉亦劾嗣昌誤國四大罪請用丁汝夔袁崇煥故事帝怒貶希沆秩奪志舉官謫楊廷麟於外初帝以嗣昌才而用之非廷臣意知其必有言言者輒斥嗣昌既有罪帝又數逐言官中外益不平嗣昌亦不自安屢疏引罪乃落職冠帶視事先是京師被兵樞臣皆坐罪及是亡七十餘城而帝眷嗣昌不衰嗣昌欲盡留秦兵之入援者守薊遼傳庭曰秦軍不可留也留則賊勢張無益於邊是代賊撤兵也秦軍妻子俱在秦兵日以殺賊爲利久留於邊非謹

則逃不復爲吾用必爲賊用是驅民使從賊也安危之機不可不察也嗣昌不聽傳庭爭之不能得不勝鬱鬱耳遂聾 丙子加上孝純皇太后尊諡詔天下 初帝憂國用不足薛國觀請借助言在外羣僚臣等任之在內戚畹非獨斷不可因以武清侯李國瑞爲言國瑞者孝定太后兄孫帝曾祖母家也國瑞薄庶兄國臣國臣憤詭言父貲四十萬臣當得其半願輸以佐軍貲帝初未允因國觀言欲盡借所言四十萬者不應則勒期嚴追或教國瑞匿貲勿獻拆毀居第陳什器通衢鬻之示無所有嘉定伯周奎皇后父也與國瑞有連代爲請帝怒奪國瑞爵國瑞悸死有司追不已戚畹皆自危至是因皇五子慈煥病交通宦官宮妾倡言孝定太后已爲九蓮菩薩空中責帝薄外家諸皇子盡當殛降神於皇五子俄慈煥竟殤帝大恐急封國瑞七歲兒存善爲侯盡還所納金銀而恨國觀甚 傅朝佑之下獄也中官杜勳雅重朝佑令其上疏請罪而已從中主之可復故官朝

佑不應後國事益棘獲罪者益衆獄幾滿朝佑上書請寬卹語過激帝責以顛倒賢奸恣意訛侮廷杖六十創重而卒

大清以重兵攻松山環城發礮臺堞俱摧城中人負扉以行副總兵金國鳳間出兵突擊輒敗還乃以木石整補城壞處

大清兵屢登屢卻遂分攻塔山連山而令銳卒分道穴城國鳳多方拒守終不下閱四旬圍解帝大喜立擢國鳳寧遠團練總兵官當松山被圍方一藻議遣兵救援諸將莫敢應獨副將楊振請行至呂洪山遇伏一軍盡覆振被執令往松山說降未至里許踞地南向坐語從官李祿曰爲我告城中人堅守援軍卽日至矣祿詣城下致振語城中守益堅振祿皆被殺 夏四月召對鄭國祥無一言帝傳諭責其緘默大負委任戊申國祥致仕國祥歷任卿相布衣蔬食不改儒素歿後其子上至貧不能舉火 詔復文震孟故官 左良玉破馬進忠於鎮平關會馬光玉等皆大敗進忠懼而降時順天王已死賀

一龍蘭養成伏深山餘賊遠掠秦蜀李萬慶勢益孤熊文燦檄良玉擊之唐縣姚梁分三營肄賊逐入三山裨將王修政趨利戰死文燦收二營卒令良玉與張任學陳洪範蹙之內鄉萬慶等在赤眉城四平岡依山結壘請降良玉慮其詐謀之文燦益調諸將陳永福羅岱金聲桓之兵會於賈宋大勦萬慶光玉及許可變副將劉國能亦至由張家林七里河分擊賊大奔良玉遣國能以二十騎往偵且諭降萬慶萬慶馳見國能遂執許州叛黨於汝虎以降處內鄉城下者四千人進忠卽混十萬萬慶賊號射塌天者也馬士秀許應金見進忠萬慶降懼而復來歸有劉喜才者夜取順義王首以降於僉事宋一鶴餘黨推可變爲主自是羣盜大衰文燦上言臣兵威震懼降者接踵十三家之賊惟革左及馬光玉三部尙稽天誅可歲月平也帝優詔報之五月甲子禮部侍郎姚明恭張四知兵部侍郎魏照乘俱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明恭出趙興邦門公論素不予四

知貌寢甚常患惡瘍給事中張淳劾其爲祭酒時貪污狀四知憤帝
前力辨言己孤立爲廷臣所嫉帝意頗動薛國觀因力援之遂柄用
照乘亦庸劣充位而已 楊嗣昌議文武諸臣失事罪分五等曰守
邊失機曰殘破城邑曰失陷藩封曰失亡主帥曰縱敵出塞於是順
天巡撫陳祖苞保定巡撫張其平山東巡撫顏繼祖薊鎮總兵吳國
俊陳國威山東總兵倪寵援勦總兵祖寬李重鎮薊鎮總監鄧希詔
分監孫茂霖及他副將以下至州縣有司凡三十三人俱論死劉宇
亮免議而嗣昌貶削不及物議益叢嗣昌乃薦四川巡撫傅宗龍自
代 初張獻忠之降擁兵萬人索十萬人饒熊文燦及中外要人白
與之復爲請官請地請關防獻忠列軍狀曰請備遺旣而三檄其兵
不應朝野知獻忠必叛也會十三家渠帥多降李自成竄嶠函山中
諜者或報其死文燦益寬之朝廷皆謂賊撲滅殆盡獻忠在穀城訓
卒治甲仗言者頗疑其欲反帝方信楊嗣昌言謂文燦能辦賊不復

憂也阮之鈿以獻忠反形漸露往說之曰將軍始所爲甚悖今幸得爲王臣當從軍立功垂名竹帛且不見劉將軍國能乎天子手詔進官厚資金帛此赤誠效也將軍若疑中朝有異論者之鈿請以百口保何嫌何疑而復懷他志獻忠素銜之鈿遂惡言極口罵之之鈿憂憤成疾題數語於壁自誓必死乙丑獻忠反劫庫縱囚毀其城之鈿仰藥未絕獻忠遣使索印堅不予賊遂殺之旋縱火焚署之鈿骸骨爲燼王瑞棊先以憂去張大經爲賊所得獻忠遂約羅汝才同反鄖陽諸屬邑城郭爲墟獨房縣賴郝景春拊循麤可守景春子諸生鳴鸞力敵萬夫謂景春曰吾城當賊衝而羸卒止二百城何以守乃擐甲詣汝才曰若不念香火盟乎慎毋從亂汝才陽諾鳴鸞覺其僞歸與守備楊道選授兵登陴而獻忠所遣前鋒已至擊斬其將上天龍遣使縋城乞援於文燦凡十四往不報已而賊大至獻忠兵張白幟汝才兵張赤幟俄二幟相雜環城力攻白貴黑雲祥策馬呼曰以城

讓我保無他也獻忠又以大經檄諭降景春大罵碎之鳴鸞且守且戰閱五日賊多死乃負板穴城城將崩鳴鸞熱油灌之又擊傷獻忠左足殺其所愛善馬用間入賊壘陰識獻忠所臥帳將襲禽之指揮張三錫啓北門揖汝才入道選巷戰死大經使汝才說景春降又問庫藏儲蓄安在景春叱之賊怒殺一典史一守備以恐景春景春及鳴鸞俱被殺主簿朱邦聞不屈死三錫後爲官軍所獲磔死獻忠之去穀城也留書於壁言己之叛總理使然具列上官姓名及取賄日月而題其末曰不納我金者惟王兵備一人耳由是瑞紳名大著均州五營懼見討自疑又以獻忠彊慮爲所併相與歃血斂衆據要害以拒之無何叛去於是九營俱反惟王光恩始不從久之亦去李萬慶馬進忠以徒衆旣散無二心帝聞變大驚削文燦官戴罪視事廷臣文章薦余應桂 孫傳庭之受命督軍也疏言年來疆事決裂由計畫差謬事竣當面請決大計旣解嚴疏請陞見楊嗣昌大驚謂傳

庭將傾之斥賈疏者還之傳庭傳庭愠引疾乞休嗣昌又劾其託疾非真聾帝遂發怒乙亥削傳庭籍下順天巡撫楊一儁覈真僞一儁言傳庭真聾非託疾帝逮傳庭并一儁下獄傳庭長繫待決舉朝知其冤莫爲言 六月畿內山東河南山西旱蝗 先是廷臣請練邊兵楊嗣昌定議宣府大同山西延綏寧夏甘肅固原臨洮遼東薊鎮保定凡練七千三萬有奇各總督巡撫及總兵官鎮監以下分練之而總督以所練東西策應汰通州昌平督治二侍郎增畿輔監司四人薊遼監軍三人議上帝悉從之帝又采副將楊德政議府汰通判設練備秩次守備州汰判官縣汰主簿設練總秩次把總並受轄於正官專練民兵府千州七百縣五百捍鄉土不他調工部侍郎張慎言言其不便者八事嗣昌以勢有緩急請先行之畿輔山東河南山西從之於是有練饜之議初嗣昌增勦饜期一年而止後饜盡而賊未平詔徵其半至是督饜侍郎張伯鯨請全徵帝慮失信嗣昌曰無

傷也加賦出於土田土田盡歸有力家百畝增銀三四錢稍抑兼弁耳薛國觀程國祥皆贊之乃定勦饜外復增練饜七百三十萬論者謂九邊自有額饜概予新饜則舊者安歸邊兵多虛額今指爲實數饜盡虛糜而練數仍不足且兵以分防不能常聚故有抽練之議抽練而其餘遂不問且抽練仍虛文邊防愈益弱至州縣民兵益無實徒擾民糜厚饜以嗣昌主之事鉅莫能難也己酉抽練各鎮精兵復加徵練饜萬曆末及崇禎初所增賦總名遼饜至是復增勦饜練饜額盜之御史衛周嗣言嗣昌流毒天下勦練之饜多至如此民怨何極御史郝晉言萬曆末年合九邊饜止二百八十萬今加派遼饜至九百萬勦饜三百三十萬復加練饜七百三十餘萬自古有一年而括二千萬以輸京師又括京師二千萬以輸邊者乎不聽 熊文燦請敕楚撫方孔炤防荆門當陽鄖撫王鰲永防江陵遠安陝撫丁啓睿蜀撫邵捷春各嚴兵於其境而陝督鄭崇儉主提兵合擊孔炤乃

請專斷德黃守承天護獻陵而江漢以南責鰲永時固原臨洮寧夏
三總兵左光先曹變蛟馬科皆入衛總兵柴時華中道還甘肅崇儉
徵之不應乞令變蛟兵西還帝不許乃檄賀人龍及副將李國奇等
軍發西安李自成聞張獻忠反大喜出收衆衆復大集崇儉發兵圍
之令曰圍師必缺自成乃由缺脫走突武關往依獻忠獻忠欲圖之
自成覺遁去 秋七月張獻忠合羅汝才去房縣西走左良玉追擊
之令羅岱爲先鋒己隨其後踰房縣八十里至羅漢山軍乏食壬申
岱與副將劉元捷鼓勇直上賊伏兵四起岱馬足絳於藤抽刀斷之
蹶而復進棄馬步鬪久之矢盡被執以死良玉大敗奔還軍符印信
盡失棄軍資十萬餘士卒死者萬人 八月癸巳顏繼祖等三十三
人俱棄市陳祖苞先飲鴆卒帝怒祖苞漏刑錮其子編修之遴永不
敘祖寬敢戰有功稱驍將性剛使氣文吏不之喜莫爲論救竟致大
辟 己亥免唐縣等四十州縣去年田租之半 傅宗龍入爲兵部

尙書楊嗣昌還內閣帝憤中樞失職嗣昌以權詭得主知宗龍樸忠不能從諛承意初入見卽言民窮財盡饜不可加兵亦不必益帝頗然之宗龍顧言不已帝怫然曰卿當整理兵事耳旣退語輔臣云宗龍善策黔而所言皆卑卑他人唾餘何也自是所奏請多中格 京營總兵官孫應元黃得功副將周遇吉南征劉元斌盧九德仍監其軍應元等至南陽會馬光玉屯淅川之吳村僞乞撫規渡漢江應張獻忠淅川知縣郭守邦說降其黨許可變胡可受可變卽賊改世王可受則安世王也可變夜至處之東關可受爲光玉所持約未定應元得功趨內鄉掩其背令遇吉等分道別擊之熊文燦所遣陳洪範軍亦至參將馬文豸等力戰小黃河口可受敗呼曰始與許王約降者我也今歸命遇吉駐馬受之應元得功進兵王家寨賊分屯南北兩山用木石塞道應元帥文豸戰其南得功帥副將林報國戰其北河南兵又扼華陽關賊遂大敗光玉遁免元斌至軍檄除可變可受

罪授以官報先後首功三千人 張獻忠羅汝才等謀入陝西總督
侍郎鄭崇儉帥賀人龍李國奇張令扼之興安賊乃還犯興山及太
平窺大寧巡撫四川都御史邵捷春遣副將王之倫方國安分道扼
之國安連破賊 羅漢山敗書聞帝大怒詔逮熊文燦貶左良玉三
秩褫張任學職兵部尙書傅宗龍言向者賊流突東西楊嗣昌故建
分勦之策今則流突者各止其所臣請收勢險節短之效總理止轄
楚豫秦督兼轄四川鳳督兼轄安慶各率所轄鎮撫期十二月成功
因薦方孔炤堪代文燦帝不用嗣昌自請督師帝大悅壬子命嗣昌
督師討賊賜尙方劍以便宜誅賞總督以下並聽節制九月乙卯朔
召見平臺嗣昌言君言不宿於家臣朝受命夕當啓行軍資甲仗望
敕所司湔發帝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翊日賜白金百大紅紵四表
裏斗牛衣一賞功銀四萬銀牌千五百幣帛千嗣昌條七事以獻薦
左良玉有大將才兵亦可用帝悉報可戊午復召見賜宴手觴三爵

御製贈行詩一章嗣昌跪誦拜且泣越二日陞辭賜膳癸未抵襄陽
入文燦軍文燦言勦饜不至者六十餘萬初所加饜本以勦賊文燦
悉以資撫帝既不復詰廷臣亦無言及之者冬十月甲申朔嗣昌大
誓二軍方孔炤左良玉陳洪範劉元斌等畢會嗣昌令孔炤仍駐當
陽移張伯鯨襄陽以李萬慶爲副總兵與劉國能並守鄖陽 丙戌
彗星見己丑停刑丙申鳳陽地震 甲午左良玉爲平賊將軍文燦
就逮嗣昌猶爲疏辨 賀一龍等掠葉圍沈邱焚項城之郭犯光山
副將張琮刁明忠帥京軍踰山行九十里及其巢先驅射賊殪絳袍
而馳者二人追奔四十里斬首千七百五十嗣昌稱詔頒賜 丙申
欽定保民四事全書成頒布天下

大清兵攻寧遠總兵官金國鳳憤將士恇怯帥親丁數十人出據北
岡鏖戰移時矢盡力竭與二子俱死帝聞痛悼總督薊遼尙書洪承
疇言國鳳素懷忠勇前守松山兵不滿三千乃能力抗彊敵卒保孤

城非其才力優也以事權專號令一而人心肅也迨擢任大將兵近萬人反致隕命非其才力短也由營伍紛紜號令難施而人心不一也乞自今設連營節制之法凡遇警守城及統兵出戰惟總兵官令是聽帝卽允行十一月辛巳祀天於南郊熊文燦逮至下獄興世王王國寧以賊衆千人歸降楊嗣昌受之處其妻子樊城十二月總兵官賀人龍擊張獻忠於興安大破之獻忠將走竹山竹溪楊嗣昌令周遇吉至化石街草店扼其要害嗣昌以楚地廣衍賊難制驅使入蜀蜀險阻賊不得逞諸軍合而蹙之可盡殄又慮蜀重兵扼險賊將還毒楚調蜀精銳萬餘爲己用蜀中兵自是益疲弱不支邵捷春憤曰令甲失一城巡撫坐今以蜀委賊是督師殺我也爭之不能得夷陵告急楊嗣昌檄方孔炤遣楊世恩及荆門守將羅安邦會川沅兵赴救至洋坪猴兒洞道險甚嗣昌再檄召還而安邦由祚峪世恩由重陽坪已兩道深入期至馬良坪合兵羅汝才惠登相

圍之香油坪嗣昌連發數道兵往援皆以道遠不能進世恩等被圍久突圍走黃連坪絕地無水土饑渴甚賊至兩軍盡覆世恩安邦並死楊嗣昌請兵食不悉應劾傳宗龍不任宗龍亦劾嗣昌徒耗敝國家不能報效以氣凌廷臣會洪承疇請用劉肇基爲寧遠團練總兵官高起潛又揭肇基恇怯宗龍不卽覆帝遂發怒責以抗旨令對狀丙午宗龍奏上復以戲視封疆下之獄法司擬戍邊帝不許欲寘之死

十三年春正月召總督宣大侍郎陳新甲爲兵部尙書自弘治初賈俊後乙榜無至尙書者兵事方亟諸大臣避中樞故新甲得爲之新甲陳保邦十策中言天壽山後宜設總兵徐州亦宜設重鎮帝並采用之先是惠王常潤言方孔炤遏張獻忠有來家河神通堡之捷陵寢得無虞請增秩久任章下部未奏而楊世恩等敗歿他將戰黃麻又敗孔炤嘗議熊文燦撫賊之誤楊嗣昌忤其言中遂劾逮孔炤

下獄時賊分爲三西則獻忠踞楚蜀交東則賀一龍左金王等四營
豕突隨應麻黃南則羅汝才惠登相等十營竄漳房興遠間嗣昌視
東略稍緩乃以襄陽爲軍府貯五省鑲金及弓刀火藥仞深溝方沍
而環之造飛梁設橫柙陳利兵而譏訶非符要合者不得渡江漢間
列城數十倚襄陽爲天險一鶴以雲南軍移駐當陽劉元斌以京軍
移鎮荊門嗣昌奏辟永州推官萬元吉等爲軍前監紀以諸將積驕
玩無鬪志鞭刁明忠斬監軍僉事殷太白以徇而令左良玉專勦獻
忠獻忠屢敗求撫不許其黨托天王常國安全翹鵬劉希原等來降
獻忠走四川 閏月乙酉振真定饑 戊子振京師饑 癸卯振山
東饑 左良玉合諸軍擊賊於枸坪關張獻忠遁良玉請從漢陽西
鄉入蜀追之楊嗣昌謀以鄭崇儉帥賀人龍李國奇從西鄉入蜀而
令良玉駐兵興平別遣偏將追勦良玉不從嗣昌檄良玉曰賊勢似
不能入川仍當走死秦界耳將軍從漢陽西鄉入川萬一賊從舊路

疾趨平利仍入竹房將何以禦不則走寧昌入歸巫與曹操合我以
大將尾追促賊返楚非算也良玉報曰蜀地肥衍賊渡險任其奔軼
後難制且賊入川則有糧可因回鄖則無地可掠其不復竄楚境明
矣夫兵合則疆分則弱今已留劉國能李萬慶守鄖若再分三千人
入蜀卽駐興平兵力已薄賊來能遏之耶今當出其不意疾攻之一
大創自然瓦解縱折回房竹間人跡斷絕彼從何得食況鄖兵扼之
於前秦撫在紫興扼之於右勢必不得逞若寧昌歸巫險且遠曹操
獻忠不相下儻窮而歸曹必內相吞其亡立見嗣昌度力不能制而
良玉計是遂從之時獻忠營太平大竹河良玉駐蜀界之漁溪渡二
月丙辰崇儉引其兵來會賊移軍九滾坪見瑪瑙山峻險將據之良
玉始抵山下賊已踞山顛乘高鼓譟良玉下馬周覽者久之曰吾知
所以破賊矣分所進道爲三己當其二秦軍當其一令曰聞鼓聲而
上戊午兩軍夾擊賊陳堅不可動鏖戰久之賊大潰斬馘三千六百

二十墜崖澗者無算追奔四十里良玉兵斬掃地王曹威白馬鄧天
王等渠魁十六人獻忠妻妾亦被禽人龍等降賊將二十五人張大
經偕賊出降獻忠走歸州參將張應元汪之鳳追敗之水右壩獲其
軍師副總兵張令方國安又邀擊於岔溪千江河大破之是月也帝
念嗣昌發銀萬兩犒師賜斗牛衣良馬金鞍各二使者甫出國門而
捷音至大悅再發銀五萬幣帛千犒師加嗣昌良玉太子少保增崇
儉一秩 戊寅以久旱求直言 三月甲申禱雨 丙戌大風霾詔
清刑獄帝布袍齋居禱之不止給事中左懋第言去秋星變朝停刑
而夕卽滅今者不然豈陛下有其文未修其實乎夫練饜之加原非
得已乃明旨減兵以省饜天下共知之而饜猶未省何也請自今因
兵徵饜預使天下知應加之數官吏無所逞其奸以信陛下之明詔
而刑獄則以睿慮之疑信定諸囚之死生諸疑於心與疑信半者悉
從輕典庶可以回天變乎且陛下屢沛大恩四方死者猶枕藉盜賊

未見衰止何也由蠲停者止一二存留之賦有司迫考成催徵未敢
緩是以莫救於凶荒請於極荒州縣下詔速停有司息訟專以救荒
爲務帝然之於是上災七十五州縣新舊練三饟並停中災六十八
州縣止徵練饟下災二十八州縣秋成督徵 戊子罷各鎮內臣
進士既殿試帝思得異才丙申復召四十八人於文華殿問今日內
外交訂何以報讎雪恥魏藻德以知恥對又自敘十一年守通州功
帝善之擢置第一 戊戌振畿內饑 丁未免河北三府逋賦 張
獻忠竄柯家坪其地亂峯錯峙箐深道險張令帥衆追及之分其下
爲五鼓勇爭利方國安爲後距他道逸去令獨深入被圍居絕阪中
屢射賊營應弦斃者甚衆水遠士渴賴天雨以濟圍終不解監軍僉
事張克儉言於鄭崇儉曰張令健將柰何棄之急令張應元汪之鳳
從八台山進賀人龍李國奇從滿月嘈進已應元等先至令方與賊
鬪呼聲動山谷應元等應之內外交擊賊乃敗去令與賊萬餘相持

十三日所殺傷過當其卒僅五千耳獻忠帥千餘騎遁入興山歸州之山中人龍國奇及高傑追敗之寒溪寺鹽井五日三捷先後斬首千五百級其黨順天王一條龍一隻虎皆降夏四月左良玉進屯興安平利諸山連營百里諸將憚山險圍而不攻獻忠因得與山民市鹽芻米酪收潰散巡撫江西都御史解學龍爲南京兵部侍郎將解任遵例薦所部官推獎按察司照磨黃道周甚至故事但下所司帝亦不覆閱大學士魏照乘惡道周甚擬旨責學龍濫薦帝遂發怒立削學龍道周籍戊午逮之既至下刑部獄責以黨邪亂政並杖八十究黨與詞連編修黃文煥吏部主事陳天定工部司事董養河中書舍人文震亨並繫之獄己卯謝陞爲禮部尙書禮部侍郎陳演以原官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帝簡用閣臣每親發策以所條對覘能否演庸才寡學工結納中官探得帝所欲問數事密授演條對獨稱旨遂有是命帝以考選止及進士特命舉人貢生就試教

職者悉用爲部寺司屬推官知縣凡二百六十三人號爲庚辰特用
劉之鳳之下獄也法司希指擬絞李清言於律未合給事中葛樞
復疏救之鳳帝怒鑄樞級調外及是之鳳上書自白無贓賄情可矜
原帝亦不省之鳳竟瘐死 羅汝才惠登相復求撫張獻忠持之汝
才登相斂兵南漳遠安閒殺安撫官姚宗中走大寧大昌犯巫山石
砭女官秦良玉扼之五月汝才犯夔州良玉師至賊乃去已邀之馬
家賽斬首六百追敗之留馬堙斬其魁東山虎 甲申祀地於北郊
庚戌姚明恭致仕 錦州告急洪承疇出關駐寧遠總兵官吳三
桂困松杏間遼東總兵官劉肇基救出之喪士卒千人 六月辛亥
朔羅汝才惠登相越巴霧河犯開縣秦良玉合總兵官鄭嘉棟大敗
之譚家坪又破之仙寺嶺良玉奪汝才大纛禽其渠副塌天賀人龍
擊之馬瀨溪共斬首千二百汝才偕混天王小秦王東走大寧登相
越開縣而西自是一賊始分人龍及李國奇又西追之不能及張獻

忠自興房走白羊山由汝才入寧昌故道掩旗息鼓而西初汝才等從寧昌窺巫山欲渡江爲諸將劉貴秦翼明楊茂選及良玉等所拒獻忠至汝才與之合獻忠雖累敗氣益盛立馬江岸有不前赴者輒戮之賊爭死鬪貴等戰皆卻賊遂渡江營萬頃山苦桃灣其別部營紅茨崖青平砦歸巫間大震楊嗣昌乃由襄陽上夷陵檄邵捷春扼夔門四川之大寧大昌界連湖廣竹溪房縣有二十二隘口嗣昌欲厚集兵力專守夔州棄寧昌噉賊官軍環攻之捷春曰棄隘口不守是延賊入戶也乃遣茂選及覃思岱等出關分守二將不相得思岱譖殺茂選捷春卽令兼統其衆其衆相率去賊入隘守者潰賊夜斬夔關將士大驚潰時諸部士馬居山谷懼炎暑瘴毒物故十二三京兵之在荆門雲南兵之在簡坪湖廣兵之在馬蝗坡者久屯思歸夜亡多關河大旱人相食土寇蜂起陝西竇開遠河南李際遇爲之魁饑民從之旬日間衆數萬所在告警嗣昌以聞帝發帑金五萬營醫

藥責諸將進兵罷鄖陽撫治王鼈永詔故總兵猛如虎軍前立功鄭崇儉以年老乞歸不許令帥嘉棟還關中留人龍國奇討賊會長武新寧大竹羅田相繼報陷嗣昌乃下令招撫爲諭帖萬紙散之賊中嗣昌雖有才然好自用躬親簿書過於繁碎軍行必自裁進止千里待報坐失機會鼈永嘗諫之不納及罷官復疏言嗣昌用兵一年蕩平未奏此非謀慮之不長正緣操心之太苦也天下事總絜大綱則易獨周萬目則難況賊情瞬息更變今舉數千里征伐機宜盡出嗣昌一人文牒往返動踰旬月坐失事機無怪乎經年之不戰也其間能自出奇者惟瑪瑙山一役若必遵督輔號令左良玉當退守興安無此捷矣臣以爲陛下之任嗣昌不必令其與諸將同功罪但責其提衡諸將之功罪嗣昌之馭諸將不必人人授以機宜但覈其機宜之當否則嗣昌心有餘閒自能決奇制勝何至久延歲月老師糜饜爲哉 湯開遠與黃得功等大破革裏眼諸賊於商城之板石畝五

營乞降已而復叛朝議將用開遠爲河南巡撫竟以勞瘁卒官軍民咸爲泣下 帝以山東多警運道時梗議復海運監生沈廷揚上疏極言其便命造舟試之廷揚乘二舟載米數百石由淮安出海抵天津僅半月帝大喜以廷揚爲戶部主事令往登州與巡撫徐人龍計海運事初寧遠軍饟率自登州轉粟至天津又轉至寧遠廷揚請從登州直輸寧遠帝用其議省費多 庚午蔡國用卒贈太保諡文恪薛國觀旣得志一踵溫體仁所爲導帝以深刻而才智彌不及操守亦弗如帝初頗信嚮之始帝燕見國觀語及朝士貪婪國觀對曰使廠衛得人安敢如是東廠太監王德化在側汗流沾背於是專察國觀陰事國觀任中書王陞彥而惡中書周國興楊餘洪以漏詔旨招權利劾之並下詔獄兩人老矣斃廷杖下初史堃巡按淮陽括庫中贓罰銀十餘萬入己橐攝巡鹽又掩取前官張錫命貯庫銀二十餘萬及以少卿家居楊士聰劾田維嘉納周汝弼金八千推爲延綏

巡撫塹居閒并發塹盜鹽課事塹得旨自陳遂訐士聰而鹽課則請
敕淮陽監督中官楊顯名核奏俄而錫命子沆訐塹給事中張焜芳
復劾塹侵盜有據事發則遣家人齎重貲謀於黠吏圖改舊籍帝乃
怒褫塹職塹急攜數萬金入都主國觀邸謀既定出疏攻焜芳及其
弟中書炳芳煒芳閣臣多徇塹擬嚴旨帝不聽止奪炳芳官候訊及
顯名核疏上力爲塹解而不能諱者六萬金塹下獄瘐死國興餘洪
旣死其家人密緝國觀通賄事報東廠又誘塹蒼頭首國觀匿塹所
寄銀由是諸事悉上聞國觀力辨塹賊爲黨人構陷帝不聽國觀素
惡行人吳昌時及考選昌時虞國觀抑己因其門人以求見國觀僞
與交驪擬第一當得吏科迨命下乃得禮部主事昌時大恨以爲賣
己與所善東廠理刑吳道正謀發丁憂侍郎蔡奕琛行賄國觀事帝
聞之益疑及是楊嗣昌有所陳奏帝令擬諭國觀擬旨以進帝遂發
怒下五府九卿科道議奏掌都督府定國公徐允禎吏部尙書傅永

淳等不測帝意議頗輕請令國觀致仕或閒住帝度科道必言之獨
給事中袁愷會擬不署名且疏論永淳徇私狀而微詆國觀藐肆妬
嫉帝不懌抵疏於地曰成何糾疏辛未奪國觀職放之歸怒猶未已
國觀出都重車纍纍偵事者復以聞而東廠所遣伺國觀邸者值陞
彥至執之得其招搖通賄狀詞連永淳奕琛及通政司李夢辰刑部
主事朱永佑等十一人命下陞彥錦衣獄窮治頃之愷再疏盡發國
觀納賄諸事永淳奕琛與焉國觀連疏力辨詆愷受昌時指使帝不
納 秋七月庚辰朔畿內捕蝗己丑發帑振被蝗州縣 河南大旱
蝗人相食福王常洵日閉閣飲醇酒所好惟婦女倡樂民間籍籍謂
先帝耗天下以肥王洛陽富於大內援兵過洛者喧言王府金錢百
萬而令吾輩枵腹死賊手故尙書呂維祺聞之懼以利害告勸常洵
散財饒士以振人心常洵不爲意維祺乃盡出私廩振濟 范復粹
爲首輔給事中黃雲師言宰相須才識度二者復粹恚自陳二者無

一請罷温旨慰留御史魏景琦劾復粹及張四知學淺才疎伴食中書遺譏海內帝以景琦妄詆下之獄 羅汝才等遁還興山辛卯左良玉孫應元周遇吉及副將王允成王之綸監軍僉事孔貞會等大破之於豐邑坪斬首二千三百生禽五百有奇混世王小秦王皆降時稱荆楚第一功良玉乘勝擊過天星降之過天星者卽惠登相也既降始終爲良玉部將整十萬王光恩亦相繼復降惟汝才逸去走巫山於是羣賊盡萃於蜀中監軍大理寺評事萬元吉令川將守巴巫諸隘賀人龍李國奇及楚將張應元汪之鳳張奏凱專主追擊東協總兵官曹變蛟援勦總兵官左光先山海總兵官馬科與吳三桂劉肇基遇

大清兵於黃土臺及松山杏山互有殺傷

大清兵退屯義州洪承疇議遣變蛟光先科等兵入關養銳留三桂肇基於松杏間陽示進兵狀 八月甲戌振江北饑 楊嗣昌處小

秦王混世王等於房竹山中命張克儉安輯諸賊得免死牌莫肯散
自擇便地連營數百里時河南北流民就食襄漢者日數萬降卒多
闌入其中克儉深憂之上書嗣昌極言可慮嗣昌不以爲意嗣昌見
楚地無賊以留務委克儉而躬帥師入川邵捷春提弱卒二萬守重
慶所倚惟張令秦良玉二軍綿州知州陸遜之罷官歸捷春使按營
壘見良玉軍整心異之良玉爲置酒語遜之曰邵公不知兵吾一婦
人受國恩義應死獨恨與邵公同死耳遜之問故良玉曰邵公移我
自近去所駐重慶僅三四十里而遣張令守黃泥窪殊失地利賊據
歸巫萬山巔俯瞰吾營鐵騎建瓴下張令必破令破及我我敗尙能
救重慶急乎且督師以蜀爲壑無愚智皆知之邵公不以此時爭山
奪險令賊毋敢卽我而坐以設防此敗道也張應元汪之鳳同守夔
州之土地嶺部卒多新募賀人龍逗遛不至張獻忠悉銳來攻之鳳
應元力戰賊分兵從後山下突入其營應元突圍出之鳳走他道免

山行道渴飲斗水臥血凝臆而死諸軍遂大敗獻忠勢復張羅汝才復與之合於是捷春移營大昌萬元吉亦進屯巫山與相應援捷春以大昌上中下馬渡水淺地平難與持久乃扼水賽觀音巖爲第一隘以部將邵仲光守之而夜義巖三黃嶺磨子巖魚河洞下湧諸處各分兵三四百人以守元吉以分兵力弱爲憂捷春不聽九月獻忠等聞嗣昌西急趨大昌犯觀音巖三黃嶺仲光不能禦獻忠從上馬渡過軍元吉急檄諸將分邀之復令張奏凱屯淨壁捷春選部將羅洪政沈應龍爲助良玉偕令扼賊竹箇坪癸巳令力戰中矢死軍遂敗今年七十餘馬上用五石弩中必洞胸軍中號神弩將旣死咸爲奪氣 楊嗣昌之在夷陵也檄令李自成降自成出謾語陝西官軍圍自成於巴西魚腹諸山中自成大困欲自經養子雙喜勸而止賊將多出降劉宗敏者藍田鍛工也最驍勇亦欲降自成步入叢祠顧而嘆曰人言我當爲天子盍卜之不吉斷我頭以降宗敏諾三卜三

吉宗敏還殺其兩妻謂自成曰吾死從若矣軍中壯士聞之亦多殺
妻子願從者自成乃盡焚輜重輕騎走鄭均曹變蛟劉肇基等與
大清兵復戰杏山劉肇基軍稍卻乙巳兩日並出辰刻乃合爲一
入時又分爲二冬十月癸丑熊文燦棄市張獻忠突淨壁陷大
昌屯開縣秦良玉趨救不克轉鬪復敗所部三萬人略盡良玉單騎
見邵捷春曰事急矣盡發吾溪洞卒可得二萬我自廩其半半餽之
官猶足辦賊捷春見楊嗣昌與己左而倉無見糧謝其計不用賊行
則哨探止則息馬抄糧關隘偵候不明防軍或遠離戍所賊乘隙而
過無人之境嗣昌遂收斬邵仲光疏劾捷春失事因言鄭崇儉撤兵
太早致賊猖獗捷春收兵扼梁山獻忠以梁山河深不能渡與羅汝
才自開縣渡河走達州捷春退保綿州扼涪江嗣昌至梁山檄諸將
分擊賊賊疾走陷劍州趨廣元將由間道入漢中賀人龍趙光遠拒
之陽平百丈二關賊走巴西張應元諸軍邀之梓潼戰小利旣而

蜀將曹志耀等力戰卻之降將張一川張載福陷陳死涪江師遂潰
賊屠綿州捷春歸成都賊偪成都巡按御史陳良謨遣將據要害爲
掎角一再戰皆勝已而捷春被逮捷春治蜀有惠政士民哭送者載
道旣至京下獄論死仰藥死獄中崇儉亦削籍 十一月丁亥祀天
於南郊 戊子南京地震 楊嗣昌進軍重慶萬元吉大饗將士於
保寧以諸軍進止不一用猛如虎爲正總統張應元副之帥軍趨綿
州分遣諸將屯要害而元吉自間道走射洪扼蓬溪以待賊賊方屯
安岳界偵官軍且至宵遁趨內江如虎簡驍騎追之元吉應元營安
岳城下以扼其歸路時賊攻羅江不克走綿竹嗣昌至順慶諸將不
會師賊轉掠至漢州去中江百里守將方國安避之去賊縱掠什邡
綿竹安縣德陽金堂間所至空城而遁全蜀大震賊遂由水道下簡
州資陽陷仁壽知縣劉三策不屈死嗣昌徵諸將合擊皆退縮 十
二月丁未朔嚴軍機抄傳之禁 王陞彥獄未成帝以行賄有據卽

命陞彥棄市遣使逮薛國觀 黃道周之下獄也戶部主事葉廷秀
疏救之帝怒杖廷秀百下錦衣獄監生涂仲吉白夢龍相繼救道周
亦皆下獄刑部尙書李覺斯讞道周輕嚴旨切責再擬謫戍煙瘴帝
猶以爲失出除覺斯名移獄鎮撫司道周掠治者四乃還刑部獄先
是仲吉上書通政司施邦曜不爲封進而大署其副封曰書不必上
論不可不存仲吉劾邦曜邦曜以副封上帝見所署語奪其官 楊
嗣昌在重慶時下令赦羅汝才罪降則授官惟獻忠不赦禽斬者賚
萬金爵侯翊日自堂皇至庖福徧題有斬督師獻忠者賚白金三錢嗣
昌駭愕疑左右皆賊勒三日進兵會雨雪道斷復戒期三檄賀人龍
不奉令自賊再入川嗣昌雖屢檄諸將無一邀擊者初左良玉受平
賊將軍印寢驕不肯受嗣昌約束而人龍屢破賊有功嗣昌私許人
龍代良玉旣以良玉瑪瑙山功語人龍姑待之人龍大恨具以前語
告良玉良玉亦內恨當張獻忠之敗走也追且及遣其黨馬元利操

重寶啗良玉曰獻忠在故公見重公所部多殺掠而閣部猜且專無
獻忠則公滅不久矣良玉心動縱之去萬元吉知良玉跋扈不可使
勸嗣昌曰賊或東突不可無備宜令前軍躡賊後軍繼之而身從間
道出梓潼扼歸路以俟濟師嗣昌不用辛亥獻忠陷瀘州其地三面
阻江惟立石站可北走元吉以賊居絕地將遣大兵南擣其老巢而
伏兵旁塞玉蟾寺蹙賊北走永川逆擊而盡殄之猛如虎至永川知
縣已遁城中止丞簿一二人如虎覓嚮道不可得夜宿西關空舍及
抵立石賊已先渡南溪返走人龍及趙光遠屯小市廂隔一水不擊
賊賊遂越成都走漢州德陽渡綿河入巴州嗣昌令諸軍躡賊疾追
毋任他逸諸將乃盡從瀘州躡賊後 李自成由湖廣走河南饑民
從之者數萬遂自南陽出攻宜陽殺知縣唐啓泰攻永寧知縣武大
烈主簿魏國輔教諭任維清守備王正己百戶孫世英並不屈死萬
安王采鏗亦被害攻偃師知縣徐日泰大罵而死自成爲人高顙深

顛鴟目曷鼻聲如豺性猜忍日殺人斫足剖心爲戲所過民皆保塢
壁不下杞縣舉人李信者逆案中尙書精白子也嘗出粟振饑民
德之曰李公子活我會繩伎紅娘子反擄信彊委身焉信逃歸官以
爲賊囚獄中紅娘子來救饑民應之共出信盧氏舉人牛金星磨勘
被斥私入自成軍爲主謀潛歸事洩坐斬已得末減信金星皆往投
自成自成大喜改信名曰巖金星又薦卜者宋獻策獻策長三尺餘
上讖記云十八子主神器自成大悅巖因說曰取天下以人心爲本
請勿殺人收天下心自成從之屠戮爲減又散所掠財物賑饑民
受饜者不辨巖自成也雜呼曰李公子活我巖復造謠詞曰迎闖王
不納糧使兒童歌以相煽從自成者曰衆 洪承疇甄別諸將請解
劉肇基任代以王廷臣遣左光先還陝西代以白廣恩部議咸從之
而請調旁近邊軍合關內外見卒十五萬人備戰守用承疇言師行
糧從必芻糧足支一歲然後可議益兵帝然之敕所司速措給徵楊

國柱王樸及密雲總兵官唐通各揀精兵赴援 是年兩畿山東陝西甘肅旱蝗人相食

明紀卷第五十五

... 明紀卷第五十五 ... 是年兩畿山東陝西甘肅旱蝗人相食 ... 國柱王樸及密雲總兵官唐通各揀精兵赴援 ...

明紀卷第五十六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補纂

莊烈紀五

起崇禎十四年辛巳訖崇禎十五年壬午凡二年

十四年春正月辛巳祈穀於南郊 楊嗣昌知賊必出川親統舟師下雲陽諸將陸行追賊賊折而東返歸路悉空不可復遏總兵官猛如虎所將止六百騎餘皆左良玉部兵驕悍不可制所過肆焚掠惟參將劉士杰勇敢思立功諸軍從良玉多優閒不戰改隸如虎馳逐山谷風雪中咸怨望且爲之謠時賀人龍兵已大譟西歸所恃止如虎萬元吉深憂之賊自巴州走達州己丑官軍追及於開縣之黃陵城日晡雨作諸將疲乏請詰朝戰士杰奮曰四旬逐賊今始及之舍弗擊我不能也執戈先如虎激諸軍繼之士杰所當輒摧陷張獻忠登高而望見無秦人旗幟而良玉兵前部無鬪志獨士杰孤軍乃密選壯騎潛行箐谷中乘高大呼馳下良玉兵先潰士杰及游擊郭開

如虎子先捷並戰死如虎帥親兵力戰部將挾上馬潰圍出旗纛軍符盡失將士死亡過半嗣昌始悔不用元吉言獻忠席卷出川所至燒驛舍殺塘卒楚蜀消息中斷嗣昌至夷陵檄良玉兵使十九返良玉撤興房兵趨漢中若相避然 李自成犯河南參政王蔭昌前南京兵部尙書呂維祺等分門守總兵官王紹禹副將劉見義羅泰各引兵至福王常洵召紹禹等入賜宴越數日丙申賊大至攻城常洵出千金募勇士繼而出用矛入賊營賊稍卻夜半紹禹親軍從城上呼賊相笑諾揮刀殺守堞者燒城樓開北門納賊賊有識維祺者曰爾非振濟呂尙書乎我能活爾維祺弗應賊擁之去常洵縋城出匿迎恩寺翌日賊跡而執之遇維祺於道維祺反接望見常洵呼曰王綱常至重等死耳毋屈膝於賊常洵瞠不語遂遇害賊灼其血雜鹿醢嘗之名福祿酒維祺見賊渠按其項使跪不屈延頸就刃而死通判白守文訓導張道脈里居知縣劉芳奕韓金聲推官常克念待詔

郭顯星行人王明舉人來秉衡楊萃荀良翰等並死之兩承奉伏常
洵口哭乞收王骨賊義而許之殮畢兩承奉卽自縊死常洵妃鄒氏
及世子由崧脫走懷慶自成發王邸金振饑民火王宮三日不絕時
寶豐知縣朱由械密縣知縣朱敏汀里居太僕寺卿魏持衡等汝州
知州錢徵祚皆以城陷死始周延儒里居頗從東林游善姚希孟
羅喻義旣陷錢謙益遂仇東林及主會試所取士張溥馬世奇等又
皆東林也後罷歸失勢心內慙而溫體仁張至發薛國觀相繼當國
與楊嗣昌等並以媚嫉稱一時正人鄭三俊劉宗周黃道周等皆得
罪溥等憂之說延儒曰公若再相易前轍可重得賢聲延儒以爲然
溥友吳昌時爲交關近侍馮銓復助爲謀會帝亦思用舊臣二月特
敕召延儒至發賀逢聖至發四疏辭己酉詔以時事多艱災異疊
見痛自刻責停今歲行刑諸犯俱減等論撫治鄖陽都御史袁繼
咸聞賊至當陽急謀發兵張獻忠令羅汝才與相持而自以輕騎一

日夜馳三百里殺督師使者於道取其軍符庚戌抵襄陽近郊用二十八騎持軍符先馳呼城門督師調兵守者合符而信入之夜半城中火作賊從中起監軍副使張克儉被執大罵與推官鄺曰廣攝縣事李大覺游擊黎安民死焉知府王承曾遁免初獻忠妻敖氏高氏及其軍師潘獨鼈之被獲也皆繫襄陽獄承曾年少輕佻每夕託問賊中情形與獻忠二妻笑語獄吏又多納賊金禁防盡弛獨鼈等脫桎梏恣飲嗣昌以獻忠飄忽移牒爲戒承曾笑曰是豈能飛至耶及是獨鼈果從獄中起獻忠縛襄王珩銘置堂下屬之酒曰王無罪吾欲斷楊嗣昌頭嗣昌在遠今借王頭俾嗣昌以陷藩伏法王努力盡此酒遂害之焚其屍并殺貴陽王常法妃妾輩死者四十三人事聞命所司備喪禮謚珩銘曰忠 戊午李自成攻開封巡撫都御史李仙風時在河北巡按御史高名衡集衆守周王恭枵出庫金五十萬鑲守陴者懸賞格殪一賊予五十金賊穴城守者投以火賊被爇死

不可勝計仙風馳還開封副將陳永福背城而戰斬首二千游擊高謙夾擊斬首七百河內知縣王漢亦燃火金龍口柳林爲疑兵遣死士入賊中聲言諸鎮兵來援各數十萬至矣賊聞則驚凡七晝夜乃解去屠密縣張獻忠陷樊城當陽郊縣乙丑合羅汝才入光州殘商城羅山息縣信陽固始分犯茶山應城商城知縣盛以恆力戰死典史呂維顯教諭曹維正里居故副都御史楊所修副使洪允衡檢討馬剛中教授段增輝信陽知州高孝誌訓導李逢旭程所聞里居知縣張映宿光山典史魏光遠固始巡檢郝瑞日興山典史張達都司徐日曜並死之帝聞洛陽陷震悼輟朝三日己巳召閣臣九卿科道於乾清宮左室語及福王被害帝泣下范復粹曰此乃天數帝曰雖氣數亦賴人事輓回命駙馬都尉冉興讓給事中葉高標太監王裕民齎帑金振卹河南被難宗室改殯常洵楊嗣昌在夷陵聞襄陽破驚悸上疏請死下至荊州之沙市朝惠王謁者謝之曰先生

惠顧寡人願先之襄陽會聞洛陽陷嗣昌益憂懼遂不食三月丙子朔自裁 李自成之圍開封也總督保定侍郎楊文岳以衆二萬赴救遣總兵官虎大威副將張德昌先帥五千人渡河會已解圍大威等會李仙風於偃師以兵少未敢擊賊待文岳軍至與賊戰鳴皋鎮大破之仙風與高名衡互訐奏帝以陷福藩罪詔逮仙風擢名衡代之以陳永福充河南總兵官 丙申洪承疇會楊國柱王樸唐通曹變蛟馬科吳三桂遼東總兵官王廷臣山海總兵官白廣恩於寧遠凡兵十三萬馬四萬 丁酉逮鄭崇儉下獄尋棄市 大清兵圍錦州夏四月壬子填濠毀塹以攻之祖大壽拒守 廷臣聞襄陽之變刑部主事雷縉祚劾楊嗣昌六大罪可斬張肯堂請釋嗣昌之權疏入而嗣昌已死帝甚傷悼之己巳傳諭廷臣輔臣二載辛勤一朝畢命然功不掩過其議罪以聞鑄兵部尙書陳新甲三秩視事削左良玉職戴罪平賊自贖逮袁繼成戍之己未總督三邊侍

郎丁啓睿爲兵部尙書督師討賊仍兼三邊軍務賜劍敕印如嗣昌
張獻忠陷隨州知州徐世淳力戰死未幾城復陷判官余塙死之
五月庚辰范復粹致仕 戊子祀地於北郊 九卿議楊嗣昌罪
禮部侍郎蔣德璟言嗣昌倡聚斂之議加勦饜練饜致天下民窮財
盡胥爲盜又匿失事飾首功宜按仇鸞故事追正其罪帝不從徐允
禎等請以失陷城寨律議斬帝傳制曰故輔嗣昌奉命督勦無城守
專責乃詐城夜襲之檄嚴飭再三地方若罔聞知及違制陷城專罪
督輔非通論且臨戎二載屢著捷功盡瘁隕身勤勞難泯乃昭雪嗣
昌罪賜祭葬歸其喪 丁啓睿受命出潼關將由承天赴楊嗣昌軍
於荊州湖廣巡按御史汪承詔言大寇在河南荆襄幸息警無煩大
軍盡匿漢津船啓睿至五日不得渡折而向鄧州州人閉門詬過內
鄉長吏閉之糶軍行荒山間割馬羸燎以野草士啗不得飽時李自
成有衆五十萬啓睿憚之聞張獻忠在光山固始間稍弱乃謀於諸

將曰上命我勦豫賊此亦豫賊也開封日告急啓睿以有事獻忠不
赴援會陳新甲薦傅宗龍才帝釋宗龍於獄命爲兵部侍郎代啓睿
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啓睿聞三邊已置總督乞帝更己敕書帝乃敕
宗龍專辦自成 張獻忠猝至南陽知府顏日愉殺賊中矢死城獲
全獻忠假所獲左良玉旗幟以入泌陽知縣王士昌罵賊死己良玉
至南陽賊遁去良玉不戢士泌人脫於賊者遇官軍無噍類 錦州
被圍久聲援斷絕有卒逸出傳祖大壽語請以車營逼毋輕戰洪承
疇等援錦州未發帝召陳新甲問策新甲請與閣臣及戎政侍郎吳
甦計之因陳十可憂十可議而遣職方郎中張若麟面商於承疇
六月兩畿山東河南浙江湖廣旱蝗 山東寇李青山等起 李自
成走內鄉浙川土賊袁時中衆二十萬總督江北軍務侍郎朱大典
帥劉良佐等擊破之時中與羅汝才皆歸自成自成勢益盛楊文岳
趨鄧州秋七月己卯自成還攻之文岳帥虎大威三戰皆捷斬其魁

一條龍一隻龍獲首功千餘級賊遁去 張獻忠再攻應山不克去
攻鄖陽撫治都御史王永祚以襄陽急移師鎮之副使高斗樞知府
徐啓元遣游擊王光恩及其弟光興分扼之戰頻捷光恩者均州降
渠也善用其下下亦樂爲之用斗樞察其誠招入城共守斗樞啓元
善謀光恩善戰自是賊屢犯之鄖城危而復全 丁啓睿檄左良玉
破張獻忠於麻城斬首七百 京師大疫 山西巡按御史陳純德
言兵抽練則人失故居無父母妻子之依田園邱壟之戀思歸則逃
逢敵則潰抽餘者旣以饜薄而安於無用抽去者又以遠調而不樂
爲用伍虛而饜仍在不歸主帥則歸偏裨樂其逃而利其饜凡藉以
營求遷秩皆是物也伍虛則無人安望其練饜糜則愈缺安望其充
此今日行間大弊也帝不能用 洪承疇之援錦州也陳新甲請分
四道夾攻承疇以兵分力弱意主持重以待帝以爲然而新甲堅執
前議張若麒素狂躁見諸軍稍有斬獲謂圍可立解密奏上聞新甲

復移書趣承疇承疇激新甲言又奉密敕遂不敢主前議若麒益趣諸將進兵壬寅承疇偕巡撫遼東都御史邱民仰帥入鎮兵次松山去錦州五六里而營楊國柱先至陷伏中八月乙巳

大清兵四面呼降國柱太息語其下曰此吾兄子昔年殉難處也吾獨爲降將軍乎突圍中矢墮馬卒承疇以故總兵李輔明代之而命曹變蛟營松山之北乳峯山之西兩山間列七營環以長壕俄我

太宗文皇帝親臨督陳諸將出戰連敗饒道遂絕國柱振從父也

薛國觀遷延久之始逮至帝令待命外邸不以屬吏國觀自謂必不死辛亥賜國觀死日夕監刑者至門國觀猶鼾睡及聞詔使皆緋衣蹶然曰吾死矣倉皇取小帽不得取蒼頭帽覆之宣詔畢頓首不能出聲但言吳昌時殺我乃就縊越兩日始許收殮法司坐其贓九千沒入田六百畝故宅一區國觀罪不至死帝徒以私憤殺之贓又懸坐人頗有寃之者 辛酉重建太學成釋奠於先師孔子 張獻忠

拔鄭西掠地至信陽屢勝而驕左良玉從南陽追擊大破之降其衆數萬獻忠傷股乘夜東奔良玉急追會大雨江溢道絕官軍不能進獻忠走免 甲子王樸自松山夜遁唐通馬科吳三桂白廣恩李輔明相繼走自杏山迤南沿海東至塔山爲

大清兵邀擊蹂躪殺溺無算曹變蛟王廷臣聞敗馳至松山與洪承疇固守三桂樸奔據杏山越數日欲走還寧遠至高橋遇伏大敗僅以身免先後喪士卒凡五萬三千七百餘人張若麒自海道遁還自是錦州圍益急而松山亦被圍應援俱絕九月承疇變蛟等盡出城中馬步兵欲突圍出敗還帝聞深以爲憂陳新甲不能救言官請罪若麒新甲力庇之復令出關監軍 甲申周延儒賀逢聖復入閣始延儒被召張溥等以數事要之延儒慨然曰吾當銳意行之以謝諸公及是悉反溫體仁輩弊政首請釋漕糧白糧欠戶蠲民間積逋凡兵殘歲荒地減見年兩稅蘇松常嘉湖諸府大水許以明年夏麥代

漕糧宥戍罪以下皆得還家復註誤舉人廣取士額及召還言事遷
謫諸臣李清等帝皆忻然從之 辛卯封皇子慈炯爲定王 總督
三邊侍郎傅宗龍之至陝也議括關中兵饟以出屬郡無以應乃檄
李國奇賀人龍兵在河南者隸部下未幾宗龍以川陝兵二萬出關
次新蔡與楊文岳兵會人龍國奇將陝兵虎大威將保兵共結浮橋
東渡汝合兵趨項城李自成羅汝才亦結浮橋於上流將趨汝寧覘
宗龍文岳兵至盡伏精銳於林中陽驅諸賊自浮橋西渡人龍使後
騎覘賊還報曰賊結浮橋西渡向汝矣宗龍文岳夜會諸將於龍口
兩軍並進急走三十里至於孟家莊人龍大威以馬力乏俟詰朝戰
止兵爲營諸軍弛馬甲植戈斂散行墟落求芻牧賊覘之塵起於林
中伏甲並出搏我兵人龍有馬千騎不戰國奇以麾下兵迎擊之不
勝陝兵保兵俱潰人龍大威奔沈邱國奇從之三帥潰宗龍文岳合
兵屯火燒店賊以步兵攻其營諸軍鳴大礮震死賊百餘日暮賊引

去宗龍軍西北文岳軍東南畫塹而守保兵宵潰有副將挾文岳騎而馳夜奔項城宗龍復分陝兵立營於東南諸將分壁當賊壘文岳奔陳州宗龍檄人龍國奇還兵救不應宗龍曰彼避死宜不來吾豈避死哉語其麾下曰宗龍老矣今日陷賊中當與諸君決一死戰不能效他人卷甲走也召裨校李本實卽文岳壁穿塹築壘以拒賊賊亦穿壕二重以圍之食盡宗龍殺馬騾以享軍馬騾亦盡殺賊取其屍分噉之會營中火藥鉛子矢並盡士卒餘六千宗龍夜半潛勒諸軍突賊營殺千餘人潰圍出諸軍星散宗龍徒步帥諸軍且戰且走壬辰日卓午未至項城八里賊追及之執宗龍呼於門曰秦督親隨官丁也請啓門納秦督宗龍大呼曰我秦督不幸墮賊手左右皆賊耳賊唾宗龍宗龍罵曰我大臣也殺則殺耳豈能爲賊賺城以緩死哉賊抽刀擊宗龍中其腦而仆斫其耳目死地下人龍國奇兵潰歸陝賊遂屠項城分兵屠商水扶溝圍葉縣四面力攻副總兵劉國能

不能支戍戍城陷始國能與自成汝才輩結爲兄弟及歸正自成輩
深恨之至是被執賊猶好謂之曰若我故人也何不降國能瞋目罵
曰我初與若同爲賊今則王臣也何故降賊遂殺之事聞復宗龍兵
部尙書諡忠壯贈國能左都督革文岳職充爲事官戴罪自贖文岳
乃收集散亡與高名衡防杞 張獻忠復出商城將向英山副將王
允成破之望雲賽獻忠兵道散且盡從騎止數十以羅汝才與李自
成合遂投自成自成以部曲遇之不從自成欲殺之汝才諫曰留之
使擾漢南分官軍兵力乃陰與獻忠五百騎使遁去獻忠道糾土賊
一斗穀瓦罐子等衆復盛然猶陽推自成 冬十月癸卯朔日有食
之 詔發水師援遼巡撫天津侍郎李繼貞坐戰艦不具除名 李
自成復攻南陽總兵官劉光祚適經其地唐王聿鏌邀之共守光祚
與猛如虎用計殺賊精卒數千十一月丙子城破如虎持短兵巷戰
大呼衝擊血盈袍袖過唐府門北面叩頭謝上恩自稱力竭爲賊搃

死光祚及參議艾毓初南陽知縣姚運熙主簿門迎恩訓導楊氣開
並死之聿鏜亦遇害自成乘勝縱兵連陷十四城舞陽知縣潘宏鄧
州知州劉振世吏目李國璽千戶余承蔭李錫鎮平知縣鍾其碩內
鄉知縣龔新新野知縣韓醇泌陽知縣姚昌祚典史雷晉暹皆死之
督師尙書丁啓睿在許州畏賊偪十二月赴開封離許二十里而城
破知州王應翼都司張守正俱死自許以南無堅城兵備僉事李乘
雲鄆陵知縣劉振之典史杜邦舉通許知縣費曾謀太康知縣魏令
望洧川知縣柴薦裡尉氏知縣楊一鵬新鄭知縣劉孔暉商水知縣
王化行洪文衡及長葛典史杜復春臨穎千總賈蔭序皆死事禹州
之延津等五郡王亦皆被害曾謀宏之裔也 巡撫陝西都御史汪
喬年爲兵部侍郎總督二邊軍務部檄踵至趣出關時關中精銳盡
沒於項城喬年曰兵疲饜乏我出如以肉餒虎耳然不可不一出以
持中原心乃收散亡調邊卒得馬步三萬人喬年之爲巡撫也奉詔

發李自成先冢邊大綬詢得自成族人爲縣吏者掠之言去縣二百里曰李氏村亂山中十六冢環而葬中其始祖也相傳穴仙人所定壙中有鐵鐙繫曰鐵鐙不滅李氏興大綬如其言發之螻蟻數石火光熒熒然斲棺骨青黑被體黃毛腦後穴大如錢中盤赤蛇長三四寸有角見日而飛高丈許咋咋吞日光者六七反而伏喬年函其顱骨并腊蛇以聞焚其餘雜以穢棄之自成聞嚙齒大恨曰吾必致死於喬年 先是革左二賀陷含巢潛山諸縣欲西合張獻忠以湖廣官兵阻不得達及開封急丁啓睿左良玉皆往援獻忠乘間陷亳州入英霍山中與革左二賀相見皆大喜獻忠攻桐城挾營將廖應登至城下誘降黃得功周遇吉與劉良佐合兵擊之於鮑家嶺賊敗遁追至潛山禽斬賊將闖世王馬武三鷄子王國興三鷄子獻忠養子最號驍勇者也 薊遼總督侍郎楊繩武督遼東寧遠諸軍出關救松山錦州加銜督師以巡撫山西都御史范志完代繩武繩武尋卒

刑部尙書劉澤深等言解學龍黃道周罪至永戍止矣過此惟論死論死非封疆則貪酷未有以建言者陛下所疑者黨耳黨者見諸行事道周抗疏止託空言一二知交相從罷斥烏覩所爲黨而煩朝廷大法乎仍以原擬請甲子戍學龍道周及葉廷秀道周廣西廷秀福建張肯堂言今討賊不可謂無人巡撫之外更有撫治總督之上又有督師位號雖殊事權無別今楚自報捷豫自報敗甚至洛陽失守禍中親藩督師職掌安在試問今爲督師者將居中而運以發蹤指示爲功乎抑分賊而辦以焦頭爛額爲事乎今爲秦保二督者將兼顧提封相爲掎角之勢乎抑遇賊追勦專提出境之師乎今爲撫者將一稟督師之令進退惟其指揮乎抑兼視賊勢之急戰守可以擇利乎凡此肯綮一切置不問中樞冥冥而決諸臣潰潰而任至失地喪師中樞糾督撫以自解督撫又互相委以謝愆而疆事不可問矣帝下所司詳議張溥已卒而復社事猶未竟蔡奕琛繫獄未

知溥卒也。許溥遙握朝柄，己罪由溥。因言溥結黨亂政，詔責溥。及張采回奏，采奏上先以溫體仁、張至發、薛國觀皆不喜東林，故所司不敢覆奏。至是，周延儒當國事始得解。致仕大學士何如寵卒，如寵性孝友，操行恬雅，與物無競，難進易退，世尤高之。開封佳麗甲中州，士大夫殷富蓄積，充牣羣賊，心豔之。李自成再合羅汝才來攻，周王恭枵巡撫都御史高名衡、總兵陳永福等拒守。

十五年春正月癸未，釋孫傳庭於獄，命爲兵部侍郎，督京軍，援開封。帝御文華殿，問勦賊安民之策，傳庭侃侃言，帝嗟嘆久之。燕勞賞賜甚渥。乙酉，楊文岳援開封，總督三邊侍郎汪喬年帥總兵官賀人龍、鄭嘉棟、牛成虎出潼關，永福射中自成左目，礮殪上天龍等，自成大怒，急攻之，自成每攻城不用古梯衝法，專取瓴甌，得一甌卽歸營，臥後者必斬取甌，已卽穿穴，穴城初僅容一人，漸至百十次第，傳土以出，過三五步留一土柱，繫以巨絙，穿畢萬人曳絙一呼而柱折，城崩。

矣名衡於城上鑿橫道聽其下有聲用穢毒灌之賊多死賊乃於城
壞處用放迸法攻之鐵騎數千馳譟伺城頽擁入放迸者實藥甕中
火燃藥發當者輒糜爛開封城故宋汴都金人所重築也厚數丈土
堅緻火發反外擊賊騎多殲自成駭而去會文岳援兵亦至圍乃解
李青山衆數萬據梁山灤遣其黨分據韓莊等八閘劫漕艘陷張
秋東平太監王裕民劉元斌率禁兵會總督河道侍郎張國維討平
之帝疑羣下東廠太監王德化以慘刻輔之鎮撫梁清宏喬可用
朋比爲惡凡搢紳之門必有數人往來蹤跡故常晏起早闔毋敢偶
語旗校過門如被大盜官爲囊橐均分其利京城中奸細潛入傭夫
販子陰爲流賊所遣無一舉發而高門富豪跼蹐無寧居其徒黠者
恣行請託稍拂其意飛誣立構摘竿牘片字株連至數十人御史楊
仁愿力言其害又言緹騎不當遣帝爲諭東廠言所緝止謀逆亂倫
其作奸犯科自有司存不宜緝并戒錦衣校尉之橫索者然帝倚廠

衛益甚 二月耕藉田禮部侍郎王錫袞蔣德璟請召還陳子壯顧錫疇倪元璐及故祭酒文安之且乞免黃道周永戍 戊申振山東就撫亂民 先是臨潁爲賊守左良玉破而屠之盡獲賊所擄李自成聞之怒舍開封而攻良玉良玉退保鄆城賊圍之急汪喬年偕諸將議曰鄆城危在旦夕吾趨鄆城賊方銳難與爭鋒吾聞襄城距鄆四舍賊老砦咸在吾舍鄆而以精銳攻其必應賊必還兵救則鄆城解矣鄆城解我擊其前良玉乘其背賊可大破也諸將皆曰然乃留步兵火器於洛陽簡精騎萬人兼程進次郊縣襄城諸生李永祺等迎喬年癸丑喬年入襄城令賀人龍鄭嘉棟牛成虎分駐城東四十里偪鄆城而軍而自勒兵駐城外丁啓睿楊文岳督虎大威及馮大棟張鵬翼等救鄆城合擊賊賊大敗相持十一晝夜俘斬數千賊果解鄆城而救襄城賊至人龍等奔入關良玉救亦不至軍大潰喬年歎曰此我死所也帥步卒七千餘入城守賊穴地實火藥攻城喬年

亦穿阱視所鑿以長矛刺之賊礮擊喬年坐燾雉堞盡碎左右環泣請避之喬年怒以足蹴其首曰汝畏死我不畏死也丁巳城陷喬年巷戰殺三賊自刳不殊爲所執大罵賊割其舌磔殺之副將張國欽張一貫黨威李萬慶及監紀同知孫兆祿材官李可從襄城知縣曹思正典史趙鳳豸訓導張信皆死之自成購永祺不得屠其族剽剛諸生劉漢臣等百九十人事聞命孫傳庭總督陝西三邊軍務 總督薊遼侍郎范志完督師出關救松錦松山被圍半年洪承疇等力守外援不至芻糧竭副將夏成德爲內應戊午城破邱民仰曹變蛟王廷臣及兵備道張斗姚恭王之楨副總兵江翥饒勳朱文德參將以下百餘人皆被執死之獨承疇與故總兵祖大樂降張若麒跳從海上還寧遠關門勁旅盡喪事聞帝驚悼甚設壇都城承疇十六民仰六賜祭盡哀官爲營葬錄其一子尋命建祠帝將親祭聞承疇降乃止三月己卯祖大壽以錦州降於我

大清杏山塔山連失京師大震 魏照乘連爲御史徐殿臣劉之勃
楊仁愿所劾引疾致仕 壬辰封皇子慈炤爲永王 李自成再敗
秦師獲馬二萬降秦兵又數萬威震河雒遂縱兵四出陷西華知縣
劉伯驂投井死陷陳州副使關永傑知州侯君耀守備張鷹揚鄉官
崔泌之舉人王受爵並戰死睢州太康寧陵考城俱陷故通政使李
夢辰知府杜時髦巡撫張維世並不屈死賊犯歸德同知顏則孔推
官王世琇經歷徐一源商邱知縣梁以樟教諭夏世英堅守七日侯
恂家商邱其子方夏斬關出丙申城陷則孔等並拒賊死以樟創死
復甦獲免全家殲焉同死者里居尙書周仕樸郎中沈試主事朱國
慶中書侯忻知府沈仔知縣張儒及舉人徐作霖吳伯允等六人諸
生吳伯裔張渭劉伯愚等一百十餘人試鯉之孫也其時鄭州知州
魯世任知縣鹿邑紀懋勛上蔡許永禧西平高斗魁遂平劉英邲縣
李貞佐寶豐張人龍魯山楊呈芳伊陽孔貞璞虞城署縣事主簿孔

亮汝州吏目顧王家皆抗賊死而鄉官舉貢諸生及士民婦女先後盡節者甚衆 孫應元擊賊羅山力戰無援陳沒 夏四月己亥朔改稱左邱明及周敦頤程灝程頤張載朱熹先賢位七十子下漢唐諸儒之上 癸亥李自成復圍開封 張獻忠合革左諸部攻舒城里居編修胡守恆與游擊孔庭訓共守庭訓縱所部淫掠士民多降賊守恆家富而吝鄉里怨之爲悍卒所殺俄城陷獻忠據之改爲得勝州遣其黨分犯旁邑掠民益軍 南京御史米壽圖極論張若麒罪言督臣洪承疇孤軍遠出若麒任意指揮視封疆如兒戲虛報大捷冒功罔上恃鄉人謝陞爲內援陞奸險小人非與若麒駢斬何以慰九廟之靈會廷臣多糾若麒遂下獄論死 初陳新甲以南北交困遣使與

大清議和私言於傅宗龍宗龍出都日以語大學士謝陞陞後見疆事大壞述宗龍之言於帝帝召新甲詰責新甲叩頭謝罪陞進曰儻

肯議和和亦可恃帝默然尋諭新甲密圖之而外廷不知也已給事中倪仁禎方士亮朱徽等謁陞於朝房陞言人主以不用聰明爲高今上太用聰明致天下盡壞又曰款事諸君不必言上意已決諸人退謂陞誹謗君父洩禁中語仁禎與同官廖國遴等交章論之斥陞大不道無人臣禮士亮及他言官繼之疏數十上帝大怒乙丑削陞籍言初賀人龍遇賊襄城不戰走帝大怒欲誅之慮其爲變姑奪職戴罪視事及孫傳庭總督陝西帝授以意人龍駐咸陽虞禍曉夜爲備傳庭以人龍家米脂其宗族多在賊中未可輕發在道陽上疏曰人龍臣舊將願賞其罪俾從臣自效帝亦陽許之人龍稍自安傳庭至陝西密與巡撫張爾忠謀五月己巳朔召人龍計事數其罪斬之其部將周國卿將精卒二百人與同黨魏大亨賀國賢高進庫等將逃還涇陽取其帑與賊爲亂爾忠遣參將孫守法先入涇陽質其妻子國卿窮謀斬大亨等以降爾忠密聞之大亨大亨遂斬國卿函送

其首他部將高傑高汝利賀勇董學禮等十四人俱仍故官一軍乃定賊騎日抵廬州城下知府鄭履祥通判趙興基經歷鄭元綬合肥知縣潘登貴指揮同知趙之樸里居參政程楷分門守監司蔡如衡貪戾民不附賊諜滿城中不能知甲戌提學御史徐之垣以試士至張獻忠遣其徒僞爲諸生襲儒冠以入夜半舉礮城中大擾之垣如蘅履祥登貴並縋城走興基元綬之樸力戰死楷不屈死廬州城池高深獻忠屢犯不得志至是以計得之連陷和州含山巢縣無爲六安南京戒嚴時亳州知州何燮靈璧知縣唐良銳霍邱知縣左相申盱眙主簿胡淵皆抗賊死法司會鞠王樸罪郝晉言六鎮罪同皆宜死吳三桂實遼左主將不戰而逃奈何反加提督陳新甲請獨斬樸勒馬科軍令狀再失機卽斬三桂失地應斬念守寧遠功與李輔明白廣恩唐通皆貶秩充爲事官丁亥樸棄市范志完築五城寧遠城南護轉輸募土著實之又議修覺華島城爲掎角勢帝甚倚

之六月志完易銜欽命督師總督薊遼昌通等處軍務節制登津撫鎮遼事急則移駐中後前屯關內急則星馳入援三協有警則會同薊昌二督并力策應時關內外並建二督而關外加督師銜地望尤尊又於昌平保定設二督於是千里之內有四督臣又有寧遠永平順天密雲天津保定六巡撫寧遠山海中協西協昌平通州天津保定八總兵星羅碁置無地不防而事權反不一 戊申賀逢聖致仕逢聖爲人廉靜束修砥行帝頗事操切逢聖終無所匡言及宴餞便殿賜金賜坐蟒逢聖感激大哭伏地不能起帝亦泂爛動容焉 帝自卽位務抑言官不欲以其言斥免大臣彈章愈多位愈固張四知秉政四載爲給事中馬嘉植御史鄭崑貞曹溶等所劾帝皆不納癸丑始致仕去 甲寅詔天下停刑三年 會推閣臣吏部尙書李日宣等以蔣德璟黃景昉姜曰廣王錫衮倪元璐楊汝成楊觀光李紹賢鄭三俊劉宗周吳甡王道直及刑部左侍郎惠世揚各上大學士

周延儒客盛順者嘗爲浙江巡撫熊奮渭營內召已果擢南京戶部侍郎工部侍郎宋致信之順爲致營推甚力會帝令再推數人致及刑部右侍郎徐石麒副都御史房可壯大理寺卿張三模與焉大僚不獲推者爲流言入內帝深惑之陳演又惡可壯及御史張煊不受屬因讒於帝帝召曰宣及與推諸臣入對石麒獨不赴德璟言邊臣須久任薊督半載更五人事將益廢弛帝曰不稱當更對曰與其更於後孰若慎於初帝問天變何由弭對曰莫若拯百姓近加遼饟千餘萬練饜七百萬民何以堪祖制三協止一督一撫一總兵今增二督三撫六總兵又設副將六十人權不統一何由制勝帝領之致陳九邊形勢甚辨冀得帝意帝惡其干進叱退之己未命德璟景昉牲俱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而以徇情濫舉責日宣等回奏奏上帝怒不解壬戌復御中左門皇太子及定王永王侍帝召日宣聲甚厲次召給事中章正宸及煊致可壯三謨詰其妄舉日宣奏辨

帝曰汝嘗言秉公執法今何事不私正宸言曰宣多游移臣等嘗劾之然推舉事實無所徇曰宣復爲玫等三人解帝命錦衣官提下曰宣等六人並褫冠帶就執時帝怒甚侍臣皆股栗失色德璟景昉姓叩頭辭新命因言臣等並在會推中若諸臣有罪臣等豈能安延儒等亦乞優容帝皆不許遂下曰宣等刑部獄廷臣交章申救不納帝疑其未就獄剋刑部臣三日定讞世揚石麒擬予輕比帝大怒革世揚職鑄石麒二秩郎中以下罪有差御史王漢言枚卜一案曰宣等無私陛下懷疑重其罪刑官莫知所執不聽獄上曰宣正宸煊戍邊玫可壯三謨削籍 周延儒再相馮銓力爲多延儒許復其冠帶銓果以捐資振饑屬撫按題敘延儒擬優旨下部公議大沸延儒患之兵部侍郎馮元飈爲吳牲謀說延儒引牲共爲銓地延儒默援之牲遂得柄用及延儒語銓事牲唯唯退召戶部尙書傅淑訓告以逆案不可翻寢其疏不覆延儒始悟爲牲給延儒欲起張捷爲南京右都

御史牲力尼之延儒牲各樹黨獨蔣德璟無所比 帝既誅賀人龍
專倚左良玉辦賊釋侯恂於獄命爲兵部侍郎總督保定山東河南
軍務代楊文岳救開封以恂嘗薦良玉也發帑金十五萬犒良玉營
將士詔御史蘇京監延寧甘肅軍趣孫傳庭出關王漢監良玉及援
勦諸軍同恂等急擊御史王燮監陽懷東晉軍刻期渡河所司察文
岳罪狀 鳳陽總督高斗光以失五城逮治王錫袞薦故宣府巡撫
馬士英才初周延儒之赴召也阮大鍼饋金錢求湔擢延儒曰吾此
行謬爲東林所推子名在逆案可乎大鍼沈吟久之曰瑤草何如瑤
草士英別字也延儒許之至是遂起士英兵部侍郎總督廬鳳等處
軍務 甲子祀地於北郊 築壇親祭死事文武大臣 張獻忠陷
廬江習水師於巢河 山西總兵官許定國援開封潰於沁水寧武
兵潰於覃懷河上之兵亦潰詔逮定國開封圍益急帝數切責丁啓
睿啓睿不得已乃偕楊文岳大集左良玉虎大威楊德政方國安四

鎮兵十餘萬秋七月朔會於朱仙鎮賊營西官軍營北啓睿欲戰良玉曰賊鋒銳未可擊也啓睿曰圍已急必擊之諸將皆懼良玉不從己巳夜良玉軍大譟突諸營諸營驚潰良玉軍乘亂掠諸營馬羸以去於是諸營悉奔獨文岳中軍副將姜名武堅壁不動侵晨督麾下血戰殺數百人被執大罵爲賊磔死監軍僉事任棟主事余爵俱陳沒啓睿文岳等奔汝寧賊渡河逐之追奔四百里喪馬羸七千將士數萬啓睿敕書印劍俱失良玉之走李自成戒士卒待其兵過從後擊之官軍幸追者緩疾馳八十里賊已於其前穿塹深廣各一尋環繞百里自成親率衆遮於後良玉兵大亂下馬渡溝僵仆溪谷中趾其顛而過賊從而蹂之軍大敗棄馬羸萬匹器械無算良玉走襄陽事聞帝大怒立誅德政褫啓睿文岳職候勘詔山東總兵官劉澤清援開封已命侯恂拒河圖賊令良玉以兵會之良玉畏自成遷延不至大威之奔汝寧也出攻賊寨中礮死故免於罪 張獻忠復陷六

安盧九德以黃得功劉良佐之兵戰於夾山敗績江南大震言官劾張若麒者悉及陳新甲新甲屢乞罷皆不從新甲雅有才曉邊事然不能持廉所用多債帥深結中官爲援與王德化尤昵故言路攻之不能入時河南賊勢愈張言官劾新甲者章至數十新甲請罪章亦十餘上帝輒慰留新甲之與

大清議和也遣職方郎中馬紹愉爲使帝與新甲手詔往返者數十皆戒以勿洩外廷漸知之故屢疏爭然不得左驗一日紹瑜以密語報新甲眎之置几上其家僮誤以爲塘報也付之抄傳於是言路譁然方士亮首論之帝愠甚留疏不下已降嚴旨切責新甲令自陳新甲不引罪反自詡其功帝益怒會馬嘉植復劾之遂下新甲獄八月庚戌安慶兵變殺都指揮徐良憲官軍討定之賊之復至開封也圍而不攻欲坐困之至是城中食盡高名衡陳永福偕監司梁炳蘇壯吳士講推官黃澍等守益堅劉澤清諸軍並集河北朱家寨不

敢進澤清曰朱家寨去開封八里我以兵五千南渡河而營引水環之以次結八營直達大堤築甬道輸河北之粟以饜城中賊兵已老可一戰走也諸軍皆曰善澤清乃以三千人先渡立營賊攻之戰三晝夜諸軍無繼者甬道不就澤清拔營歸士爭舟多死者 乙丑釋

黃道周於戍所復其官道周在途疏謝因請釋解學龍葉廷秀左懋第與御史李悅心復相繼論薦廷秀執政亦稱其賢帝令所司核議道周至京請假去 陳新甲從獄中上書乞宥不許新甲知不免徧

行金內外給事中楊枝起廖國遴等爲營救於徐石麒拒不聽周延儒陳演亦於帝前力救且曰國法敵兵不薄城不殺大司馬帝曰他且勿論戮辱我親藩七不甚於薄城耶新甲遂棄市新甲爲楊嗣昌引用其才品心術相似軍書旁午裁答無滯帝初甚倚之晚特惡其洩機事且彰主過故殺之不疑 陳啓新之爲給事中也劉宗周詹爾選楊光先等先後論之帝悉不究然啓新在事所條奏率無關大

計御史王聚奎劾其溺職帝怒謫聚奎以僉都御史李先春議聚奎
罰輕奪其職久之御史倫之楷劾啓新請託受賂還鄉驕橫始詔行
勘未上而啓新遭母憂給事中姜採因劾其不忠不孝大奸大詐遂
削啓新籍下撫按追贓擬罪啓新逃去不知所之 開封垂陷諭德
劉理順建議河北設重臣練敢死士爲後圖疏格不行大學士蔣德
璟請馳督諸將戰優詔不允帝屢趣孫傳庭出關傳庭言兵新募不
堪用陝西巡按御史金毓峒亦言將驕卒悍未可輕戰不聽傳庭不
得已乃出師賊圖開封者三士馬損傷多積憤誓必拔之圍半年師
老糧匱欲決黃河灌之以城中子女寶貨猶豫不決聞秦師已東恐
諸鎮兵夾擊欲變計會有獻計於巡按御史嚴雲京者請決河以灌
賊雲京以語高名衡黃澍名衡澍以爲然城旁羊馬牆周王恭柁募
民所築堅厚如高岸而賊營直傅大堤謂河決則賊可盡而城中無
虞於是遂鑿朱家寨口賊偵知之移營高阜多具舟筏以待而驅掠

民夫數萬反決馬家口以灌城九月壬午夜半二口並決天大雨連旬黃流驟漲聲聞百里丁夫荷鍤者隨堤漂沒十數萬賊亦沈萬餘人河入自北門貫東南門以出注渦水初城中百萬戶後饑疫死者十二三至是盡沒於水得脫者不及二萬人名衡及陳永福乘小舟至城頭恭枵率宮妃及寧鄉安鄉永壽仁和諸郡王從後山登城樓露棲雨中絕食者七日巡按御史王漢聞之趣諸將自柳園夜半渡河伏兵西岸檄總兵官卜從善等夾攻斬賊九十餘級而後入王燮亦自河北以舟來迎恭枵與諸王始獲免名衡等皆出同知蘇茂均通判彭士奇久餓不能起並溺死大使徐陞閻生白亦死李自成浮艦入城遺民俱盡無所得乃拔營去漢大張旗鼓爲疑兵追賊至朱仙鎮連戰皆捷帝聞開封亡痛悼賜書慰勞恭枵並賜金幣命敘諸臣拒守功加名衡兵部侍郎名衡辭疾歸卽以漢代之逮丁啓睿下獄罷侯恂官不能罪左良玉也 辛卯鳳陽總兵官黃得功劉良佐

大破張獻忠於潛山賊腹心婦豎皆盡獻忠走蘄水草左五營北附
李自成 冬十月孫傳庭趨南陽李自成西行逆之傳庭設三覆以
待賊牛成虎將前軍左勦將左鄭嘉棟將右游擊高傑將中軍爲先
鋒成虎陽北以誘賊賊奔入伏中成虎還兵戰傑與董學禮突起翼
之勦嘉棟左右橫擊之賊潰東走斬首千餘追奔六十里辛酉及之
郟縣之冢頭賊棄甲仗軍資於道官軍趨利而囂羅汝才見自成敗
來救繞出官軍後勦與蕭慎鼎望見賊怖而先奔衆軍皆奔自成反
兵乘之遂大潰副將孫枝秀躍馬追賊擊殺數十騎賊兵圍之馳突
不得出與參將黑尙仁俱被執不屈而死覆軍數千材官小將之沒
者七十有八人賊倍獲其所喪馬是役也天大雨糧不至士卒采青
柿以食凍且餒故大敗豫人所謂柿園之役也傳庭走鞏由孟入關
執斬慎鼎罰勦馬二千以其父光先故貸之自成再陷南陽知府邱
懋素闔門死陷登封知縣劉裡不屈死陷新安知縣陳顯元見賊大

殺人叱曰百姓何辜寧殺我賊怒支解之 援汴總兵官劉超跋而

狡憚李自成疆不敢行宿留家中以私憾殺其鄉官魏景琦一家三十餘人懼罪十一月丁卯據永城反王漢上疏請討語洩超得爲備

庚午發帑振開封被難宗室兵民 張獻忠襲陷太湖知縣楊春

芳典史陳知訓教諭沈鴻起訓導婁懋履並死之 壬申

大清兵自牆子嶺分道入塞京師戒嚴命太僕寺卿王家彥協理戎政勳臣分守九門太監王承恩督察城守詔舉堪督師大將者戊寅徵諸鎮入援初方士亮劾薊遼總督張福臻昏庸因言移督師關內則薊督可裁福臻可罷於是召還福臻令遼東督師侍郎范志完兼制關內移駐關門志完辭不許求去不許乃疏言不能兼薊請仍設薊督會趙光抃用薦復官卽命任之庚辰

大清兵克薊州分兵四出兵部劾志完疏防廷臣亦言志完貪愎帝以敵兵未退責令戴罪立功丁亥命光抃兼督諸路援軍給事中周

而淳等六人分督畿輔諸郡城守事己丑志完入援左都御史劉宗周請旌死事盧象昇而追戮誤國奸臣楊嗣昌逮跋扈悍將左良玉防關以備反攻防潞以備透渡防通津臨德以備南下閏月辛丑下詔罪己求直言壬寅

大清兵南下援軍雲集率觀望畿南郡邑多失守志完無謀略恇怯甚不敢一戰惟尾而呵譟兵所到剽擄光抔亦不敢戰尾而南已聞塞上警又驅而北廷臣交章劾其退回高陽坐視列城淪覆時霸州副使趙輝知州丁師羲里居參政李時芄河間參議趙珽知府顏賡明同知姚汝明知縣陳三接鄉官知縣賈太初順德知府吉孔嘉鄉官知府傅梅中書孟魯鉢張鳳鳴定州知州唐鉉趙州知州王端冕教諭陳廣心訓導王一統永清知縣高維岱典史李時正教諭邱養性鄉官劉惟蕙清豐教諭曹一貞訓導董調元鄉官郎中李其紀推官侶鶴舉知縣杜斗愚南樂監生鄭獻書永年鄉官副使申爲憲及

而淳皆城破死之山東僉事邢國璽督兵入衛至龍岡猝遇

大清兵戰死京師方急朝廷不暇討賊李自成悉衆薄汝寧老狃

狃革裏眼左金王等畢會連營五百里前總督保定侍郎楊文岳遣

都司康世德以輕騎偵賊世德走還汝以其步騎五百夜縱火譟而

奔己酉羣賊並至壓汝寧五里而軍監軍僉事孔貞會以川兵屯城

東文岳以保兵屯城西賊兵進攻相持一晝夜川兵潰殺傷數百賊

奪其馬羸悉衆攻保兵保兵漸不支僉事王世琮知府傅汝爲通判

朱國寶繼將士入城副將賈悌參將馮名聖亦挾文岳貞會登城庚

戌賊四面環攻戴扉以陣矢石雲梯堵墻而立城頭矢礮播石雨集

賊死傷山積而攻不休一鼓百道並登執文岳及世琮國寶悌名聖

於城頭殺汝陽知縣文師頤於城上汝爲聞變赴水死副將甄奇傑

游擊朱崇祖千戶劉肇勳楊紹祖袁永基百戶葉榮蔭張承德李衍

壽閣忠國皆力戰死賊擁文岳等見自成皆大罵賊怒縛之城南三

里鋪以大礮擊之洞胸糜骨而死賊屠戮士民數萬焚公私廨舍殆盡執貞會去不知所終世琮嘗討土寇流矢貫耳不爲動時號王鐵耳者也自成以文岳死忠備禮斂之遂拔營走確山信陽泌陽擄崇王由積崇世子諸王妃及河南懷安諸王以行時河南被賊尤酷故死事者尤多巡按御史蘇京奉詔錄上凡二百四十九人丁巳起廢將周延儒廣引清流言路亦蜂起論事忌者乃造二十四氣之說以指朝士二十四人帝下詔戒諭百官責言路尤至姜埰疑帝入其說言陛下視言官重故責之嚴如聖諭所云代人規卸爲人出缺者臣豈敢謂盡無其事然陛下何所見而云然儻如二十四氣蜚語此必大奸巨慝恐言者不利己而思以中之激至尊之怒箝言官之口耳先是方士亮論密雲巡撫王繼謨不勝任保定參政錢天錫因竇緣楊枝起廖國遴以屬延儒及廷推遂令天錫代之適帝有爲人出缺諭蓋舉廷臣積習告戒之非爲天錫發也埰探之未審謂帝實

指其事帝得疏大怒曰採取詰問詔旨藐玩特甚立下錦衣獄拷訊鎮撫司以獄詞上帝以採情罪特甚令速按實左降官率驟遷行人司副熊開元頗淹久光祿缺丞開元詣延儒述己困頓狀延儒輒命駕出開元大愠會帝以兵事求言官民陳事者報名會極門卽日召見開元欲論延儒遂請見帝召入文昭閣開元請密論軍事帝屏左右獨延儒等在開元不敢言但奏軍事而出越十餘日復請見帝御德政殿秉燭坐開元從延儒等入奏言易稱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請輔臣暫退延儒等引退者再帝不許開元遂言陛下求治十五年天下日以亂必有其故帝曰其故安在開元言今所謀畫惟兵食寇賊不揣其本而末是圖雖終日夜不寢食求天下治無益也陛下臨御以來輔臣至數十人不過陛下曰賢左右曰賢而已未必諸大夫國人皆曰賢也天子心膂股肱而任之易如此庸人在高位相繼爲奸人禍天殃迄無衰止迨言官發其罪狀誅之斥之已敗壞

不可復救矣帝與詰問久之疑開元有所爲曰爾意有人欲用乎開元辨無有且奏且頰目延儒延儒謝帝曰天下不治皆朕過於卿等何與開元言陛下令大小臣工不時面奏而輔臣在左右誰敢爲異同之論以速禍且昔日輔臣繁刑厚斂屏棄忠良賢人君子攻之今輔臣奉行德意釋纍囚蠲逋賦起廢籍賢人君子皆其所引用偶有不平私慨歎而已帝責開元有私開元辨延儒等亦前爲解開元復請徧召廷臣問以輔臣賢否輔臣心事明諸臣流品亦別陛下若不察將吏狃情面賄賂失地喪師皆得無罪誰復爲陛下捐軀報國者延儒等奏情面不盡無賄賂則無有開元復言敵兵入口四十餘日未聞逮治一督撫帝曰督撫初推人以爲賢數月後卽以爲不賢必欲去之而後快邊方與內地不同使人何以展布開元言四方督撫率自監司明日廷推今日傳單其人姓名不列至期吏部出諸袖諸臣唯唯而已旣推後言官轉相采訪而其人伎倆亦自露於數月間

故人得而指之非初以爲賢繼以爲不賢也帝命之退延儒等請令補牘從之開元欲盡發延儒罪以其在側不敢言而延儒慮其補牘謀沮之馮元飈及大理寺卿孫晉責開元首輔多引賢者首輔退賢者且盡逐大理寺丞吳履中至亦以開元言爲驟又禮部郎中吳昌時者開元知吳江時所拔士也復致書言之開元乃止述奏辭不更及延儒他事帝方信延儒

大清兵又未退焦勞甚得奏大怒令錦衣衛逮治衛帥駱養性開元鄉人也雅怨延儒次日卽以獄上帝益怒曰開元讒譖輔弼必使朕躬孤立於上乃便彼行私必有主使者養性不加刑溺職甚令再嚴訊十二月朔養性嚴刑詰供主謀開元堅不承而盡發延儒之隱養性具以聞帝怒採開元甚密旨下養性令潛斃之獄養性懼以語同官同官曰不見田爾耕許顯純事乎養性乃不敢奉命私以語國遴國遴其鄉人也以語同官曹良直良直卽疏劾養性請並誅養性開

元養性大懼帝留良直疏不下會鎮撫再上塚獄言掠訊者再供無異詞養性亦封還密旨乃命移刑官定罪方採開元之下詔獄也劉宗周因召見約九卿共救入朝聞密旨置二人死宗周愕然謂衆曰今日當空署爭必改發刑部始已及入對御史楊若橋薦西洋人湯若望善火器請召試宗周曰邊臣不講戰守屯戍之法專恃火器近來陷城破邑豈無火器而然我用之制人人得之亦可制我不見河間反爲火器所破乎國家大計以法紀爲主大帥跋扈援師逗遛柰何反姑息爲此紛紛無益之舉帝乃令議督撫去留宗周請先去督師范志完且曰十五年來陛下處分未當致有今日敗局不追禍始更絃易轍欲以一切苟且之政補目前罅漏非長治之道也帝變色曰前不可追善後安在宗周曰在陛下開誠布公公天下爲好惡合國人爲用舍進賢才開言路次第與天下更始帝曰目下烽火偪畿甸且國家敗壞已極當如何宗周曰武備必先練兵練兵必先選將

選將必先擇賢督撫擇賢督撫必先吏兵二部得人宋臣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則天下太平斯言今日鍼砭也論者但論才望不問操守未有操守不謹而遇事敢前軍士畏威者若徒以議論捷給舉動恢張稱曰才望取爵位則有餘責事功則不足何益成敗哉帝曰濟變之日先才後守宗周曰前人敗壞皆由貪縱使然故以濟變言愈宜先守後才帝曰大將別有才局非徒操守可望成功宗周曰他不具論如范志完操守不謹大將偏裨無不由賄進所以三軍解體由此觀之操守爲主帝色解曰朕已知之敕宗周起時傅淑訓申救採開元帝不納於是宗周出奏曰陛下下方下詔求言姜採熊開元二臣遽以言得罪國朝無言官下詔獄者有之自二臣始陛下度量卓越妄如臣宗周鷲直如臣黃道周尙蒙使過之典二臣何不幸不邀法外恩帝曰道周有學有守非二臣比宗周曰二臣誠不及道周然朝廷待言官有體言可用用之不可置之卽有應得之罪亦當付

法司今遽下詔獄終於國體有傷帝怒曰法司錦衣皆刑官何公何私且罪一二言官何遽傷國體有如貪賊壞法欺君罔上皆可不問乎宗周曰錦衣膏粱子弟何知禮義每聽寺人役使卽陛下問貪賊壞法欺君罔上亦不可不付法司也帝大怒曰如此偏黨豈堪憲職有間曰開元此疏必有主使疑卽宗周僉都御史金光辰爭之帝叱光辰并命議處翌日光辰鑄三級調用宗周革職刑部議罪閣臣持不發捧原旨御前懇救乃免議罪舉人祝淵抗疏救之帝停淵會試旋逮下獄進士共疏出淵天錫旣得巡撫御史孫鳳毛發其事劾枝起國遴爲天錫夤緣因言開元面奏實二人主之欲令少詹事邱瑜秉政陳演爲首輔御史李陳玉亦言之帝以開元已下吏不問而責令鳳毛陳奏鳳毛死其子訴寃謂國遴枝起酖殺之國遴枝起天錫並削職下獄士亮又言恐代繼謨者未必勝繼謨繼謨復得留任

大清兵趨曹濮連下山東州縣將吏或遁或降范志完至德州僉事

雷續祚劾其縱兵淫掠折除軍饜構結大黨帝以淫掠事責兵部而令續祚再陳臨清被圍總兵官劉源清權關主事陳興言同知路如瀛判官徐應芳吏目陳翔龍鄉官侍郎張宗衡太僕寺卿張振秀員外郎邢泰吉知縣尹任等力守數日援不至城破源清等並死之天津參將賀秉鉞巷戰終日矢盡而死給事中張焜芳道臨清被執死兗州被圍知府鄧藩錫告魯王以派曰列城失守皆由貴家惜金錢而令甯人餓夫守陴夫城郭者我之命也財賄者人之命也我不能畀彼以命而望彼畀我以命乎因力勸以派散積儲以鼓士氣以派不從藩錫與參議王維新推官李昌期滋陽知縣郝芳聲副將丁文明長史俞起蛟鄉官給事中范淑泰等分門死守已力不支城破維新猶力戰被二十一創乃死文明亦戰死藩錫受縛不降被殺以派亦被殺昌期芳聲起蛟淑泰及僉事樊吉人並死之時知縣則萊蕪馮守禮陽信張予卿鄒平宗室朱迥添武城任萬民臨淄文昌特壽

光李耿滕縣吳良能東阿吳汝宗高苑周啓元教諭訓導則齊東張
日新臨淄申周輔鄉官則沂州兵部侍郎高名衡壽張御史王大年
曹縣主事楚烟滕縣車駕郎劉宏緒皆城破死之 勤王兵集都下
剽掠公行割婦人首報功通州監軍副使馮師孔大怒以其卒抵死
給事中熊汝霖言比者外縣難民紛紛入都皆云避兵不云避敵霸
州之破敵猶不多殺掠官軍繼至始無孑遺帝惡其中有飲泣地下
語謫之外 李自成謀拔襄陽爲根本時左良玉壁樊城大造戰艦
驅襄陽一郡人以實軍諸降賊附之有衆二十萬然親軍愛將大半
死而降人不奉約束良玉亦漸衰多病不復能與賊角自成乘勝攻
良玉良玉退兵南岸結水寨相持以萬人扼淺州賊兵十萬爭渡不
能遏己巳自成陷襄陽據之王永祚及知府以下俱遁鄉官知州蔡
思繩通判宋大勳死之良玉宵遁引其舟師左步右騎而下奔承天
至武昌從楚王華奎乞二十萬人饒曰我爲王保境華奎不應良玉

縱兵大掠火光照江中宗室士民奔竄山谷多爲土寇所害自成分
兵徇襄陽屬邑及德安諸州縣而自攻荆門宜城知縣陳美抗罵被
磔死訓導田世福亦死之棗陽知縣郭裕擊傷賊多闔門被殺光化
知縣萬敬宗鄉官鹽運使韓應龍穀城知縣周建中均州知州胡承
熙鄭陽同知劉璇保康知縣萬維壇安陸知縣濮有容夷陵鄉官知
州李雲歸州千戶呂調元攝荆門州事同知盧學古學正張郊芳訓
導鄭之奇並不屈死自成旣破荆門遂向荊州湖南巡撫陳睿謨急
渡江入城奉惠王常潤南奔監司以下皆走士民遂開門迎賊湘陰
王儼鉞遇害訓導撤君錫不屈死賊大索搢紳尙寶丞張允修員外
郎李友蘭並死之允修居正子也常潤之渡湘也遇風於陵陽磯宮
人多漂沒僅以身免就吉王慈隆於長沙巡撫湖廣都御史宋一鶴
自蘄州趨承天護獻陵陵軍柵木爲城賊積薪燒之煙窳純德山癸
巳城穿一鼓而登犯獻陵毀裡殿巡按御史李振聲降賊賊遂攻承

天

明紀卷第五十六

明

紀

卷五十六

五
一
中
華
書
局
聚